

论文摘要

19 世纪的英国新大学运动使英国拥有了一批以培养工商业实用人才为目标的新式大学，不仅转变了英国高等教育的职能，而且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大学现代化运动。然而，几乎与其同步发生的由书册派领导的牛津运动却受到了不少冷落，就连牛津大学校方多年来也一直致力于将其大学的声望与牛津运动分离开来。那么这其中到底有何奥秘呢？

持续了 12 年之久的牛津运动反映出了 18、19 世纪英国国民的许多担忧。牛津运动最主要的领导者纽曼(John Henry Newman)在其《自我辩护》(Apologia pro Vita Sua)一书中对此事件这样表述，“该运动可算是对近一个世纪以来枯燥肤浅的宗教教理和文学的一种反动，……全国有热情和思想的人，都需要一种更精深的哲学，而牛津运动则部分地满足了这种需要。”

牛津运动者在大学观上有着自己的独到之处。他们并不反对大学改革，对教育的界定也与那些世俗的自由主义改革者大相径庭。他们所担心的是，大学会退化成一个纯粹的教育工厂，因而牛津运动者努力去做的正是试图重建牛津大学教育的道德和精神维度，借宗教来恢复大学。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堪称世界高等教育领域内的“十字军运动”。

本论文共分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主要论述了牛津运动产生的历史背景，对 19 世纪英国的社会环境、英国教会以及 18—19 世纪的牛津大学加以阐述。其中，又从牛津大学固有的保守倾向、独特的学院结构、理性自由氛围的出现三个方面分析牛津运动能够在牛津大学内部发生的原因。此外，还指出了法国大革命、新大学运动及工业革命也是推动牛津运动的重要因素。

第二部分主要是介绍牛津运动的兴衰历史及运动的主旨。牛津运动的兴衰历史说到底就是一段思想史，是纽曼等领导者在剧烈的时代变革和教育变化中新思想的

萌芽、生长、结果，然后随着纽曼等人的离开又逐渐枯萎。毕竟牛津运动始于国家与教会之间的冲突，因此，在阐述牛津运动主旨时，从其宗教观和大学观两个方面展开，侧重于后者的论述。

第三部分是论述牛津运动的影响和意义。牛津运动轰轰烈烈地持续了 12 年之久，所产生的影响不仅仅局限于宗教领域，还引发了教育领域内的大辩论。它不可避免地影响了 19—20 世纪的牛津大学，影响了其他一些欧洲、美洲国家，还波及到了近代中国。应该说，正是因为牛津运动在 19 世纪便反映出了一个世纪以后乃至今天高等教育领域内存在的普遍问题，它才能够产生如此广泛、深远的影响，才有着不可磨灭的现实价值。

第四部分则主要是对牛津运动作一总述，澄清几点关于牛津运动及牛津运动者的误解，并对对牛津大学、牛津运动和纽曼三者之间关系作一系统的表述。

【关键词】 牛津大学 牛津运动 高等教育 大学的理想 纽曼

ABSTRACT

The New University Movement in the 19th century in Great Britain stimulated the establishment of a group of new universities, with aims to train practical business talents, which changed the functions of Higher Education and triggered a spectacular University Modernization Movement in the world. However, the Oxford Movement led by the Tractarians almost at the same time had been neglected. Even the Oxford University has been making efforts to separate University's reputation from the Movement leaders. So what's going on in the end?

The Oxford Movement which has been lasting 12 years reflected the concerns of many British people in the 18th and 19th century. As the main leader of the Oxford Movement, John Henry Newman, pointing out in *Apologia pro Vita Sua* : "The Oxford Movement can be regarded as the reaction of Boring meanwhile superficial religious education and literature for nearly a Century, All the people with enthusiasm and ideas want a more profound philosophy. Oxford campaigns can partly meet this need ".

The Tractarians in understanding "The Idea of The University" have their own interpretation. They would not oppose the reform of universities, and the definition of education is entirely different from of those secular liberalism. What they are really worried about is that the University would degenerate into a purely educational factory. And what the Tractarians were trying to do was to rebuild the moral and spiritual dimensions of the Oxford University, and to restore the University in the name of religion. Therefore, to some extent, it is thought as "the crusaders campaign" of the field of education .

This dissertation is divided into four parts.

The first part discusses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the Oxford Movement, mainly with the British social circumstances and the Churches of England in the 19th century and Oxford University in the 18th and 19th century. In introducing Oxford University, factors

which could trigger the Oxford Movement internally are analyzed from such aspects as the inherent conservative trend, the institute of unique structure, and the emergence of a rational atmosphere of freedom. In addition, it specifies the French Revolution,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and the New University Movement are also major factors to the promotion of the Oxford Movement.

The second part introduces the history of the Oxford Movement and the thrust of the Movement. In the final analysis, the Movement's rise and fall is a kind of history of thoughts, which is budding, growing and blooming with the developing new thoughts of Newman and other leaders in the era of dramatic time and education changes. With Newman and other leaders' leaving, it then gradually withered. After all, the Oxford Movement began with the conflict between church and state, so when explaining the keynote of the Oxford Movement, the writer describes the view of the University and the Religion, with emphasis on the latter.

The third part exposes the impact and significance of the Oxford Movement. The Movement vigorously lasted for 12 years, its impact lies not only in the field of religion but also it triggered a debate within the field of education. It inevitably affected Oxford University of in the 19th and 20th century, affected some European countries, as well as America, it also spread to China. The writer believes the reason of its broad and far-reaching impact is that the Movement reflected the common problems of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19th century, which turned up nearly a century later.

The fourth part is to make a summary on the Oxford Movement, to clarify a few misunderstandings on the Oxford Movement and the Tractarians, and to explain the relationship among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 the Oxford Movement and Newman.

Key Words: Oxford University, the Oxford Movement, the New University Movement, J. H. Newman, The Idea of a University, Higher Education

学位论文独创性声明

本人所呈交的学位论文是我在导师的指导下进行的研究工作及取得的研究成果。据我所知，除文中已经注明引用的内容外，本论文不包含其他个人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研究成果。对本文的研究做出重要贡献的个人和集体，均已在文中作了明确说明并表示谢意。

作者签名: 李平 日期: 2007年5月8日

学位论文授权使用声明

本人完全了解华东师范大学有关保留、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学校有权保留学位论文并向国家主管部门或其指定机构送交论文的电子版和纸质版。有权将学位论文用于非赢利目的的少量复制并允许论文进入学校图书馆被查阅。有权将学位论文的内容编入有关数据库进行检索。有权将学位论文的标题和摘要汇编出版。保密的学位论文在解密后适用本规定。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 李平

日期: 2007年5月8日

导师签名: 单中惠

日期: 2007年5月20日

引 言

进入 18 世纪中期以后，人类历史上出现了一个新的时代。从经济、政治、知识和精神各方面来看，这个时代可以看作是一个机器的时代，民主的时代，或者说是自由思想的时代。^①

对于整个世界而言，19 世纪，特别是 19 世纪上半期，是一个躁动不安的时代，也是一个社会变革丛生的时代，它从传统的政治、社会、经济以及宗教制度手中夺取权力^②。这种现象在当时的东西方世界均有不同程度的体现。

英国是一个高等教育历史悠久的国家，早在 12、13 世纪便成立了闻名遐迩的牛津大学与剑桥大学。随后，在漫长的将近七百年中，一直由这两所大学支撑和统治着英国的高等教育系统。^③然而，一个国家的教育制度总是那个庞大的社会体系在某种程度上的缩影，而且各种冲突的思想会很快地在教育界里反映出来。^④因此，这种状况随着资产阶级革命的爆发、工业革命的推进以及教育民主浪潮的兴起在 19 世纪发生了改变。

17 世纪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虽然对教育产生了很大的冲击和推动作用，但夺取革命胜利的资产阶级并没有舍弃贵族，反而又使英国退回到受古典训练的、保守的上层地主阶级传统。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 18 世纪 60 年代的工业革命时期，才得以使英国进入了真正的革命时代。因此，总的来说，17 和 18 世纪的英国教育仍然保持着相当浓厚的封建主义传统，传统的绅士文化、自由主义传统、人文主义传统仍然在英国教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英国素以尊重传统为民族特性，然而其中又不乏自由发展与鼓励竞争。17、18 世纪之前，由于罗马教廷属下的英国天主教教会几乎控制了全部教育的领导和管理权，这种矛盾还不是很尖锐。但进入 19 世纪后，仅在 30 年代便在英国高

^① [英] 博伊德与金合著，任宝祥与吴元训主译：《西方教育史》，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324 页。

^② [美] 威尔肯斯与帕杰特合著，刘平译：《基督教与西方思想》（卷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213 页。

^③ 19 世纪之前的英国共有六所大学，其中英格兰有两所：牛津（1170 年）和剑桥（1209 年）；苏格兰在 15—16 世纪也产生了四所大学：圣·安德鲁斯大学（1411），格拉斯哥大学（1453），阿伯丁大学（1494）和爱丁堡大学（1582）。但就整个英国高等教育大系统来看，牛津与剑桥的地位远远高于后四所。

^④ 《基督教与西方思想》（卷二），第 326 页。

等教育领域内爆发了两场声势浩大的运动：新大学运动（the New University Movement）和牛津运动（the Oxford Movement）。随着近年来对大学现代化运动研究的不断深入，新大学运动也越来越受到世人的关注。然而，几乎与其同步发生的由书册派领导的牛津运动却受到了不少冷落，就连牛津大学校方多年来也一直致力于将牛津大学的声望与牛津运动分离开来。但历史并不会因为任何因素的回避而发生改变。这场持续了12年之久的以政治事件为导火线、以教会改革为主题、以牛津大学为主战场、渗透到社会各个角落的运动在当时可谓是备受关注，其影响也不仅仅局限在英国、意大利以及美洲的许多地方，还波及到了近代中国，那它到底是怎样的一场运动？为何慢慢受到了人们的淡忘？又是什么因素导致它走向衰亡的？该运动对今天的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领域有没有意义呢？……这一系列问题留给了后人。作者选择牛津运动，其中很大一点便是出于对这些问题兴趣；此外，便是基于这样一种想法：要想全面地研究英国教育史，决绕不开英国的宗教领域。

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国内专门研究英国高等教育的著作数量有所增多。其中主要有英国学者邓特著，杭州大学教育系外国教育研究室翻译的《英国教育》（1987年版）；顾明远、梁忠义主编的《世界教育大系·英国教育》（2000年版）；徐辉、郑继伟撰著的《英国教育史》（1993年版）；殷企平撰著的《英国高等科技教育》（1995年版）；张泰金撰著的《英国高等教育·历史·现状》（1995年版）等等。

介绍牛津大学的著作及论文也在逐年增加，但大多是局限于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牛津大学的功绩，或是介绍牛津大学的各学院状况，或是集中探讨牛津大学的精髓——学院制、寄宿制、导师制。其主要有裘克安撰著的《牛津大学》（1986年版）；德国学者彼得·扎格尔撰著的《牛津——历史和文化》（2005年版）以及刘永撰著的《牛津人的辉煌》。相关论文仅从期刊网上以牛津大学为主题和关键字搜索到的论文就有600多篇（自1999年至2006年底），均是从各个层面、不同角度介绍牛津大学。

国外对牛津运动的研究比较丰富一些，出版物多集中在20世纪20—60年代。其主要有：尤金·R·费尔威瑟（Eugene R. Fairweather）编写的《牛津运动》（*The Oxford Movement*，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4）；克里

斯托弗·道森 (Christopher Dawson) 撰著的《牛津运动的精神》(*The Spirit of the Oxford Movement*, New York: Sheed & Ward, 1934); S·L·奥拉德 (S. L. Ollard) 撰著的《牛津运动简史》(第二版) (*A Short History Of The Oxford Movement*, Oxford: Mowbray, 1963); 威廉·乔治·派克 (William George Peck) 撰著的《牛津运动的社会意义》(*The Social Implications of the Oxford Movement*,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33); 尹格夫·布里利奥斯 (Yngve Brilioth) 撰著的《圣公会的奋兴: 牛津运动研究》, (*The Anglican Revival: Studies On The Oxford Movement*, London: Longmans, Green, 1925) 等。

此外, 国外还有些相关的资料, 但大多只是简单涉及或是将其作为其中一个章节来对待。其主要有: Konrad H Jarausch, *The Transformation of Higher Learning 1860-1930*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3; Lawrence Stone (ed.), *The University in Society (Volume 1)*,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5; Basil Willey, *Nineteenth Century Studies*, London: Chatto & Windus, 1955; H. C. Barnard, *A History of English from 1760*, London: University of London Press, 1961; W. H. G. Armytage, *Four Hundred Years of English Educ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4; Butler Perry, *Gladstone, Church, State and Tractarianism: A Study of his Religious and Attitudes, 1809-1859*,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然而, 截止到目前, 国内尚未出版过一本专门研究牛津运动的著作。

牛津运动已经过去一个半世纪之久了。作为一次事件, 它早已烟消云散了。然而作为一种精神, 它仍在警示和激励着我们, 特别是牛津运动者在高等领域内的影响直到现在还有着重要的意义。特别是运动领导者纽曼的《大学的理想》(*The Idea of a University*) 一书中的精髓: “大学是传授知识的场所……” 以及牛津运动者所担心的“大学会退化为一个纯粹的教育工厂” 的阐述, 对于今天的高等教育诸多问题之争或许会有些启示作用。

此外, 牛津运动者在大学教师“终身教职”、大学自治以及导师制上的见解, 到现在仍有很重要的借鉴意义。

了解历史是为了不再让过去的错误重现。作者之所以选择牛津运动研究作为

学位论文，正是因为它不仅仅是一段令人回味的历史，而且更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牛津运动者所思考的问题与当前高等教育领域的一些热点问题息息相关。此外，牛津大学、牛津运动以及纽曼三者之间到底是怎样一种关系？为什么说牛津运动最终是“衰落”而不是“失败”？也是本论文想努力解决的问题。

一、牛津运动的历史背景

任何一次事件或是运动的发生，从来都不是单一因素影响的结果，而是内外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牛津运动也不例外。

英国学者马文·R·奥康纳（Marvin R. O'Connell）在《牛津共谋者》（*The Oxford Conspirators*）一书中曾这样写道：“英国的国民性、英国的教会以及牛津大学这三者共同塑造了这场牛津运动……，这三者紧密联结在一起又相互影响着……”。^①的确如此，纵观 18、19 世纪世界上所有的宗教机构，也只有英国的教会能够孕育出牛津运动。同样，也只有牛津大学才能为这场运动提供出领导者和群众基础，才能为这场运动命名。^②

（一）19 世纪的英国社会

18 世纪末 19 世纪初的英国可谓是内外交困。国内经济的不景气，导致饥饿与失业长时间伴随着苏格兰、英格兰及爱尔兰。^③以英格兰为例，18 世纪的英格



（大批英国老年人只能依靠领取救济金维持生计）

兰人口不足现在的三分之一，绝大多数国民的生活还是处在落后的农业状态。英国诗人及漫画家布莱克（William Blake）将此时期称为“黑暗的、令人恐惧的磨坊时代”。国外则长期受到拿破仑战争的威胁，尽管后来的滑铁卢之战已经将拿破仑的个人生涯从历史上抹去，但欧洲国家特别是英国却为之付出了惨重的代价。1820 年，英格兰国王乔治三世病逝，其儿子乔治四世即位。然而，这位新任的国王并没有很清楚地认识到国内的情况，而是一味地铺张浪费、骄淫奢华，并且掀起了上层统治阶级内部的腐朽之风。当时有人怒斥乔治四世：“只是一只长着毛发、披着衣服、口袋里装着一个小手绢的废物”。乔治四世统治时期的英格兰日趋黑暗，辉格党（Whig）^④与托利

^① Marvin Richard O'Connell, *The Oxford Conspirators: a History of the Oxford Movement 1833-1845*, New York: Macmillan, 1969, p. 3.

^② *The Oxford Conspirators*, p. 4.

^③ *The Oxford Conspirators*, p. 5.

^④ “辉格党”是英国历史上的一个政党。1679 年，因为詹姆斯二世具有天主教背景，就詹姆斯是否有权继承王位的问题，英国议会展开激烈争论。一批议员反对詹姆斯公爵的王位继承权，被政敌称为“辉格”。

党 (Tory)^①之间的利益纠纷不绝于耳, 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威廉四世统治中期 (1833年前后)^②, 各种社会矛盾更加尖锐。

在资本主义世界中, 英国是最早开始工业革命的国家。第一次工业革命从18世纪中期开始, 到19世纪三四十年代基本完成。工业革命推动了教育革命。其一, 各中小城市的工商业的迅猛发展, 要求教育系统能为其提供大量掌握新型科学知识的人才, 因此, 大学传统的以培养绅士为己任的教育受到了挑战; 其二, 工业的发展使得人人都有从业的机会, 而且闲暇时间日益增多, 因此对高等教育的需求也随之增大, 社会对大学课程改革的呼声愈演愈烈, 传统的古典课程面临着尴尬的处境。

面对这样的社会需求, 英国议会便不得不对古老的牛津大学施压, 提出改革方案。牛津大学的改革虽然遇到了很大的阻力, 但改革的潮流是阻挡不住的; 同时内部也出现了审时度势的领导者, 终于或早或迟地采取了许多现代化步骤: (1) 非宗教化, 不信英国国教的人也可以攻读学位; (2) 非贵族化, 学生阶层构成趋于平等; (3) 考试面前人人平等; (4) 学科范围的扩大和交叉, 科学和历史迅速成为可以和古典学和数学同等重要的学科; (5) 资金集中, 重点使用。形成由大学当局提供薪金的教授体系, 为高级教学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6) 男女平等。以前牛津大学根本没有女生。1870年伦敦大学的大学学院开始接收女生; 1878年, 牛津相继成立了五个女生学院; 1880年, 女生开始可以和男生一起听课; 1884年, 女生获得参加考试资格; (7) 强调创造性的研究成果; (8) 国际化, 不仅表现在聘请外籍教师上, 还体现在对外籍学生的开放上等。新大学运动和牛津运动便是在这样新旧交替的牛津大学中萌芽、生长及逐渐壮大的。



(英国教堂)

工业革命的发生, 是英国历史上一次划时代的事件。它不仅使英国在世界上的国际地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同时也彻底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 导致了社会阶层的变化, 并大大冲击了固有的传统。而经济上的大变革必然会引起政治与思想文化上的革命。

(二) 19世纪的英国教会

经历了漫长的中世纪, 19世纪的欧洲各国社会生活几乎所有的方面都不可避免地印上了宗

^① “托利”一词起源于爱尔兰语, 意为不法之徒。在1679年议会讨论詹姆斯公爵是否有权继承王位时, 赞成的人则被政敌称为“托利”。托利党人参加了1688年的光荣革命。1714年汉诺威王朝建立后的半个世纪中, 托利党在政治上一直处于在野地位。

^② S. L. Ollard, *A Short History of the Oxford Movement*, Oxford: Mowbray, 1963, p. 4.

教的烙印，大学也不例外。与其它大多数机构相比，大学似乎受到了教会更多的“青睐”，宗教的影响遍及大学校园的各个角落。与欧洲其他国家相比，由于英国一贯保守的民族性，因此，宗教对英国大学的影响相对更大、更明显一些。

经过宗教改革运动及清教徒运动的洗礼，英国教会内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罗马天主教派（Catholic）、新教派（Protestant）、伊拉斯都教派（Erastian）^①成为构成英国教会的三大部分。与19世纪相比，18世纪的英国教会度过了一个相对安静的时期。然而从一开始，国王与教会之间利益的纷争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只能说是在某段时期内相对缓和一点而已。

英国学者奥康纳对19世纪初的英国教会是这样表述的：“英国的教会，说得温和一点，其实就是一个合唱团，一个由二十六个教区组成的、横跨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合唱团。”^②其中，在苏格兰的教会属于长老派；爱尔兰的教会，尽管在制度上与英格兰教会大致吻合，但在实际运转中却是一个独立的实体。教区又被分成许多小的管辖区，辖区的领导者称为副主教，直接由大主教任命。

随着17世纪清教徒运动的不断开展，英国教会的管理权逐渐集国王于一身，王权与教会之间的斗争日益尖锐，各种弊病也日渐突出。最集中的表现就是1828、1832、1833年三次法案的颁布。^③各种教派之间的观点也不尽相同，各种自由主义趁机抬头并时而占据上风。用牛津大学教授约翰·基布尔（John Keble）^④的话来说，就是“宗教处在危险之中”、“英国的教堂已经像是打碎在地的花瓶一样，而站在这些碎片周围是绝无一点好处的”。^⑤基布尔认为，治疗这一疾病的唯一办法便是宗教与政府的分离。这一观点在基布尔的脑海中萦绕了许多年，但最终因为无人响应而不得不在悲观与绝望中放弃。其实不管基布尔当时是怎么设想的，不可否认他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英国教会已经渗透到国民的生活中去，教堂与政府已经紧紧相连、密不可分。

英国神学家、教育家纽曼在《自我辩护》中曾对英国教会作过这样的表述：“世界上没有其它任何一个教会比英国教会更多内在的优美，但同样也没有其它任何一个教会比她更缺少实际的感染力……”。从这里我们或许可以想象出当时英国教会内存在的一些问题，例如，宗教冷漠感，宗教陷入无政府状态，世俗权力凌驾于教会事务之上，只注重形式而忽视了实际内容，等等。

^① 伊拉斯都教派认为，在宗教信仰领域最终的权威既不是教会，也不是圣经，而是国家和政府。详见 *A Short History of the Oxford Movement*, p. 8.

^② *The Oxford Conspirators*, 1969, p. 25.

^③ 后文在介绍牛津运动始末时会有所具体表述。

^④ 基布尔（1792—1866），牛津大学的一位诗歌教授，牛津运动的发起者，三大先驱之一。

^⑤ *The Oxford Conspirators*, 1969, p. 137.

(三) 18、19 世纪的牛津大学



(牛津大学校徽)

如今，一提到牛津大学，我们无不竖起自己的大拇指，称赞声不绝于耳。的确，牛津大学仅凭其培养出的不胜枚举的优秀政治家与诺贝尔奖获得者，就可以跻身世界一流大学之列^①。其校训“*Dominus Illuminatio Mea*”（主照亮我）也伴随着牛津大学的发展一步步地走到了今天。

然而，18—19 世纪初的牛津大学并不像今天我们眼中的牛津大学一样如日中天，而是备受世人的指责。自王政复辟以来，越来越多的上层富家子弟来到了牛津大学，并且以他们的生活方式充实了教学大纲。酗酒、赌博、嫖妓成为了男人们考核自己的科目，而不是考核希腊语和希伯来语^②。纽曼在其《自我辩护》中回忆道：“当时在牛津，仿佛我只要学会喝、喝、喝……就已经有了一种得以炫耀的本领”。此外，在 19 世纪初的牛津大学，存在着强势的教派特性。此时社会要求改革的压力已经使得牛津大学被迫趋向世俗化，然而，牛津大学校方坚决誓忠于国教，坚定地作为英国国教会学术思想的大本营，非国教的思想在牛津大学根本不能立足。尽管许许多多的哲学家和改革家对此都做出了种种努力，但是直到 19 世纪后期，英格兰几乎所有的大学却仍然还是一个封闭的社会和知识圈。^③它们都是英国国教的机构；它们对不信国教者怀有敌意；它们都只是在培养着一种类型的人。一句话，18—19 世纪的牛津大学仍以传统的方式为政治生活或农村地主培养绅士，大学成为了英国国教圣职候选人的中心神学院。^④

从 18 世纪被牛津大学勒令退学的两位学生约翰逊 (Samuel Johnson)^⑤和吉本 (Edward Gibbon)^⑥的事例中，我们可以看出，18 世纪的牛津大学教学水平确实不高，竟一度导致英国当局也不得不派出调查小组突击检查牛津大学。^⑦那么，在这样的状况下，牛津运动为何会在此发生呢？其原因可以归纳为 3 个方面：一是牛津大学固有的保守倾向；二是牛津大学独一无二的学院结构；三是牛津大

^① 诺贝尔奖获得者中有 36 位牛津大学毕业生或在牛津任教过。英国的 40 位首相中，有 29 位毕业于牛津大学。丘吉尔、撒切尔以及现任首相布莱尔都出自牛津。不仅如此，印度已故的总理英迪拉·甘地、澳大利亚前总理罗伯特·霍金、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也都是牛津大学的毕业生。

^② [德] 扎格勒著，朱刘华译：《牛津：历史和文化》，北京：中信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0 页。

^③ 杨黎明：《十九世纪英国“新大学运动”对中国大学改革的启示》，《教育论坛》2005 年第 2 期。

^④ Charles Graut Robertson, *The British Universities*, Methuen, London, 1944, P.19—20.

^⑤ 约翰逊，才华横溢，曾用拉丁文翻译了《弥赛亚》。1728 年进入牛津大学，但因家境贫寒，教不起学费而被勒令退学。

^⑥ 吉本，著名历史学家，曾撰写《罗马帝国衰亡史》。1752 年进入牛津大学，后因信仰问题被勒令退学。

^⑦ 裘克安著：《牛津大学》，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41—42 页。

学在 19 世纪 20 年代理性自由的氛围。

1、牛津大学固有的保守倾向

牛津大学一直作为英国思想、学术的中心，在英国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中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它与王室之间千丝万缕的关系，或许很多人并不熟悉。在英国的所有王朝中，斯图亚特王朝对牛津大学的感情最深。

1642—1651 年是英国内战时期。这场战争有着极其复杂的宗教、经济与社会的原因，交战双方为新兴资产阶级与国王查理一世。当时的英国到处出现了议会派与保王派之间的分裂，而当时的牛津大学坚定地站到了保王派那一边，市民与市政府则属造反的清教徒。

在 1642—1646 年长达三年半的时期，牛津大学变成了国王的临时京城。学生为国王担任卫队，新学院 (New College) 为国王储存军火，而基督教堂学院 (Christ Church) 的餐厅则成为国王开会的场所。国王军队时而出击，但总是又回到牛津城，以此作为基地。幸好战事并没有在牛津城内部打，才得以保全了今日的牛津大学。

鉴于在内战时期牛津大学所作出的保王贡献，查理二世对牛津大学青睐有加。他曾几度带宫廷女眷到牛津大学去玩耍，俨然把牛津大学当成了自己的“后花园”。因此，内战以及与宫廷上的过分密切接触，使得牛津大学的道德水准大打折扣。

牛津大学受到社会越来越多的谴责，内部改革势在必行。第一次公开对牛津大学尖锐的批评是在 1808—1810 年的《爱丁堡评论》^①上，矛头主要指向牛津大学的教阶制，教育上明显的无用性和非专业性以及宗教上的排他性。^②批评的主要之点是牛津大学“过分依恋”古典知识，结果培养了许多“眼光短浅和缺乏创见的人”。^③

除《爱丁堡评论》外，像《教育季刊》(Quarterly Journal of Education)^④和《威特敏斯特评论》(Westminster of Education) 等也对牛津大学过于保守的特性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其实在此之前，牛津大学已经迫于外部的压力开始了自己的改革路线，只是改革的步伐过于缓慢而已。1800 年和 1807 年的新考试条例，标志着牛津大学对学术标准和纪律开始真正的加强和要求，也意味着牛津大学内部改革的开始。^⑤但是，这些改革的基础又是保守的，到头来反而被设计成强化牛津大学国教的教派

^① 由激进的辉格党创办。不仅在政界有很强的影响力，而且在劳动阶级中有着广泛的读者，堪称英国北方智力活动的中心。

^② Lawrence Stone (ed.), *The University in Society (Volume 1)*,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5, p. 311.

^③ 顾明远等主编：《世界教育大系·英国教育》，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229 页。

^④ 1831 年，由自由—辉格党组织“有用知识传布协会”(Society for the Diffusion of Useful Knowledge) 领导人布洛姆 (Henry Brougham) 创办。

^⑤ 王晨：《牛津、牛津运动与纽曼》，《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5 年第 3 期。

性质的蓝图。实际上，19世纪初的牛津大学改革不仅没有起到真正革新的作用，反而加深了大学的宗教性和对国教的强调性。^①可见，牛津大学的保守倾向在当时已经根深蒂固。

2、牛津大学独特的学院结构

牛津大学之所以能够成就现在的盛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的学院制和导师制，这也正是牛津大学的特色之处。任何人要想进入牛津大学读书，必须得到牛津内部某一个学院以及大学当局的双重同意；而导师对学生的“喷烟”^②式引导，使得牛津大学成为了世界级拔尖人才的摇篮。



(牛津大学女王学院一角)

牛津大学的学院，跟我们通常所理解的文学院、理学院完全不同。“如果说这里有一位众灵学院 (All Souls College)^③ 的学生，那就是等于说，这位学生隶属于两个组织：一是大学，一是自己所在的学院”。^④目前，牛津大学现有正式学院 35 所，准学院^⑤ 6 所，每一所学院都由自己的院长与院士来管理，不受外界干扰。纽曼和他那一代人对牛津的神奇魅力有着非常强烈的认同感，纽曼总是明确地相信只有牛津大学独一无二的学院结构，才允许大学教学超越知识的传播，并成为道德重建的真正作用者。^⑥

正是这种牛津人对牛津大学的偏好，对英国古典传统的偏好，还有大学学院的独特之处，牛津运动的种子才得在奥里尔学院 (Oriel College) 的办公室里播种。

3、理性自由氛围的出现

英国学者斯利 (P. Slee) 在《牛津人的自由教育观》(The Oxford Idea of a Liberal-Education, 1800—1850: 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 and the manufacture of practice) 中，从文化和精神智力训练的宝贵资源的角度对牛津大学古典教育的价值、学院教育体系和“自由、非专业教育”理想进行思考和辩护，最后得出“其根源在于牛津大学与众不同的学术气质 (academic ethos)”的结论。^⑦的确，牛津大学对牛津运动的烙印，完全可以从牛津历史上形成的那

^① H. C. G. Matthew, *Noetics, Tractarians, and the Reform of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Oxford, 1988.

^② “喷烟”教学是牛津大学导师制的特色。“我们到导师的房间去，他只是点燃烟斗，对我们闲聊”，“我们围绕导师做着，他只是抽烟，同我们一起检查我们的作业”。参见《牛津大学》，第 86 页。

^③ 众灵学院，1438 年创立。原意是为纪念英法“百年战争” (1337—1453) 中英国的阵亡将士，为他们的灵魂祈祷的教堂。

^④ *The Oxford Conspirators*, p. 54.

^⑤ 牛津人称之为“永久性私人学堂”，为各宗教教派所办。

^⑥ 工晨：《牛津、牛津运动与纽曼》，《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5 年第 3 期。

^⑦ P. Slee, *The Oxford Idea of a Liberal Education, 1800-1850: 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 and the manufacture of practice*, *History of Universities*, VII, 1988, p. 63.

种“气质”和“魅力”带给牛津运动者的影响中体现出来。

很难想象，如果没有 19 世纪 20 年代理性自由的氛围，牛津运动能够如此容易地在牛津大学扎下根来。^①因为只有在这种氛围下，观念才容易得以相互交换和影响。纽曼在《自我辩护》中描述了牛津大学教授惠特礼（Richard Whately）^②给自己带来的影响。此外，牛津运动者（Tractarian）还受到奥里尔学院的爱维莱斯（John Eveleigh）和斯利、贝列奥尔学院（Balliol College）的帕森斯（Dr Parsons）、耶稣学院（Jesus College）的杰克逊（Cyril Jackson）发起的学术改革的影响，比他们后来承认的更为深刻。可见，牛津运动始于奥里尔学院决非偶然，而是与奥里尔学院纯理性派的氛围息息相关。

牛津运动者对牛津历史形象的认同，也是这场运动发生在牛津大学的主观条件之一。19 世纪的牛津与剑桥无可厚非地引领着英国高等教育乃至整个世界高等教育的方向，也是英格兰大学中唯一能够担当历史大任的两所大学。而在牛津运动者眼中，当时的剑桥大学已经与自由主义不幸地妥协了，已经不能在反对自由主义和世俗化的斗争中担任领导地位，于是一种“舍我其谁”的理念油然而生：只有牛津大学能够担此重任——反对自由主义，重建大学教育的道德和精神维度。



（法国大革命）

推动牛津运动的另一因素就是法国大革命。大革命期间，法国教会和国家之间的关系几乎完全被摧毁，随之出现社会与政治动乱以及宗教压迫。^③所有这些都不可避免地波及到了英国。1828 年，英国政府撤销将不从国教者排除出公职的《考验与社团法案》（Test and Corporations Act）；1832 年，政府又通过了《改革议案》（Reform Bill），赋予中产阶级更大的权力。这些议案都引起了以后所谓的牛津运动者的强烈不满。

19 世纪 20 年代出现的英国新大学运动对牛津大学的冲击，也可以看作是推动牛津运动发生的一个客观因素。工业革命的发展需要大量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中等教育的发展亟需一个扩大的高教系统，加之自然科学的发展与功利主义者的推动，当时的牛津大学由于变革缓慢已经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而受到社会越来越多的指责^④。因此，在一定程度上，牛津运动便是英国新大学运动对牛

^① 王晨：《牛津、牛津运动与纽曼》，《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5 年第 3 期。

^② 惠特礼，1825 年任阿耳彭院院长（Alban Hall）一职。他是第一位教纽曼修辞和慎言的人，对早期的纽曼影响甚大。

^③ *A Short History of the Oxford Movement*, p. 14.

^④ Lawrence Stone (ed.), *The University in Society Volume 1*,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5, p. 305.

津大学产生冲击的一个结果，也可以说，它是牛津大学保守派与改革派之间的一场辩论会。

不可否认，18世纪被称为“理性时代”和“启蒙时代”，出现了许多富有挑战性的新思想，即启蒙思想。可能是英国人素来保守的民族特性所致，启蒙运动在英国表现得远远没有法国那么激烈，而是趋于平缓温和。在对待宗教态度上的最大特点就是宗教宽容和信仰自由，因此，必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为宗教寻找一个新的根基——理性，而只有让假宗教经受理性和经验的检验，才能使宗教真理在谬误和偏见中脱颖而出。于是，导致了許多占据着非常不同的神学领域的团体的出现。美国学者威尔肯斯（Steve Wilkens）与帕杰特（Alan Padgett）将这些运动宽泛地标以“认信主义”（Confessionalism）^①之名，并得出结论：这些认信主义者存在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都为过去的基督教提供客观基础，如使徒统绪、信纲、圣经、圣礼以及它们的某种结合^②。以纽曼为领导的牛津运动便是认信主义运动的典型。

英国学者奥拉德（S. L. Ollard）在其《牛津运动简史》（*A Short History of the Oxford Movement*）中说道：“是否清醒、客观地把握牛津运动发生的历史大背景，是能否正确研究牛津运动的关键”。^③

二、牛津运动始末及其主旨

^① 在西方，18世纪被称为“理性时代”，出现了许多富有挑战性的新思想。在此大环境下，对待宗教态度上的最大特点就是宗教宽容和信仰自由，必须新的历史条件下为宗教寻找一个新的根基——理性，而只有让假宗教经受理性和经验的检验，才能使宗教真理在谬误和偏见中脱颖而出。于是导致了許多占据着非常不同的神学领域的团体的出现，美国学者威尔肯斯（Steve Wilkens）与帕杰特（Alan Padgett）将这些运动或团体宽泛地标以“认信主义”（Confessionalism）之名。牛津运动便被看作是认信主义的一个典范。

^② 《基督教与西方思想》（卷二），第214页。

^③ *A Short History of the Oxford Movement*, p. 4.

19世纪20年代，英国缓慢地开始一个强大的近一个世纪的改革运动。经过25年的斗争，英国最终战胜了革命的和拿破仑统治的法国。^①1825年，战争中带来的经济破坏正在逐步消失；人口正在以英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工业革命正在迅速地使一个农业和商业过转变为工业帝国；纯粹科学的繁荣，应用于行政管理的机制，正在创造和实现新的生活……。所有的一切都在变化和改革中，英国正在面临着一个新的时代、社会秩序、社会机制甚至是一个新的统治阶级来替代旧的、陈腐的社会状态。牛津运动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转型中应运而生。

牛津运动轰轰烈烈地持续了12个春秋，在19世纪上半期的牛津大学内部引起的争论一时竟压倒了学术研究。^②纵观人类史，历史长河中出现的运动多不胜数，但几乎所有的运动都具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任何一场运动都会受到褒贬不一的评价。牛津运动也不例外。“有多少个关注牛津运动的人，就有多少种牛津运动”，对牛津运动备受争议的一面这样形容是再恰当不过了。

美国历史学家尼科尔森（J. H. Nicholson）曾这样描述牛津运动：“牛津运动是梅斯特尔（J. de Maistre）、博纳尔（L. G. Bonald）和拉芒内（Lamennais）^③的法国传统主义在英国的对等物……是对于教会和国家内改革倾向的保守主义反应”。^④而美国学者威尔肯斯与帕杰特就把牛津运动提升到很高的层面上去考虑，将它与美国芬尼的“新准则”（New Measures）、德国的新虔敬主义、英格兰的卫斯理运动相提并论，并以此为“认信主义”运动之典型。

作为牛津运动的领导者，纽曼、基布尔等牛津人把这场运动看作是捍卫古典传统，寻求大学自治，迎接自由主义挑战的正义之战；而同为牛津人的托马斯·阿诺德（Thomas Arnold）^⑤把牛津运动者称为一群“乌合之众”（The very bad party）^⑥；有意思的是，托马斯·阿诺德的儿子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却对牛津运动表示赞赏和同情。马修·阿诺德在谈到牛津运动时说：“让我们看看约30年前那场震撼了牛津中心的伟大运动的全过程吧。这场运动所攻击的目标可简单称为‘自由主义’，这就是所读过纽曼博士的《自我辩护》的人都清楚不过的。自由主义胜利了，牛津运动遭到摧残，失败了。我们的残骸散落于所有海岸……”^⑦。

^① 《世界教育大系·英国教育》，第236页。

^② 《牛津大学》，第44页。

^③ 1782—1854，法国哲学家与神学家，浪漫主义在法国的代表。

^④ J. H. 尼科尔森：《美国神学中的浪漫主义》，芝加哥1961年版，第78页。

^⑤ 托马斯·阿诺德（1795—1842），1811—1815年于牛津大学基督圣体学院深造，1828—1842年任拉格比公学校长，期间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

^⑥ Basil Willey, *Nineteenth Century Studies*, London: Chatto & Windus, 1955, p. 60.

^⑦ 辜鸿铭：《清流传》（《中国人的牛津运动》），东方出版社1997年9月第一版，“前言”。

（一）牛津运动始末

牛津运动是19世纪30年代早期由一群年轻的、最初通过友谊和学术伙伴关系结合在一起的牛津文学硕士和导师团体发起的。作为英国国教中天主教派别的一次复兴，它的影响不仅局限在宗教领域，而且还波及到教育界特别是高等教育领域。^①牛津运动者的“大学观”至今仍有不可替代的借鉴价值。

牛津运动不仅从理论上为英国国教中的高教会派^②和天主教传统作辩护，还试图在实践中恢复并努力将其体现到教会学和圣礼教学中去。同时，它又是对流行于18—19世纪英国社会的各种自由主义（Liberalism）^③和伊拉斯都主义（Erastianism）^④挑战教会独立性的直接反映。

牛津运动领导者主要有：约翰·基布尔、约翰·亨利·纽曼、理查德·佛罗德（Richard Hurrell Froude）以及以后加入的普西（E. B. Pusey）等人。自普西加入以后，该运动又获得了“普西运动”（Puseyism）的称号。由于牛津运动者的阵地是《时代书册》（Tracts for the Times），而斗争的工具是发表的一系列小书册。因此，牛津运动又被称为“书册运动”，而牛津运动者则被称为“书册派”。

1、牛津运动的兴起

1828年，英国撤销将不从国教者排除出公职的《考验与社团法案》；1832年，又通过《改革议案》，赋予中产阶级更大的权力。在以后所谓的牛津运动者眼中，这些议案均是对教会的挑战。

1831年12月11日，时任牛津圣玛丽教堂副主教的纽曼作了一次名为《理性的遗失》（The Usurpation of Reason）的布道，主要围绕“对万能的上帝忠贞不渝”、“教会的权威至高无上”、“在揭示真理面前，纯粹理性的无可奈何”、“人类道德服从教义判断的必要性”^⑤等主题展开谈论。而所有这些观点为塑造以后的牛津运动奠定了雏形。



（布道）

^① *A Short History of the Oxford Movement*, p. 10.

^② 该教派属于英国圣公会，它特别重视以教会权力、礼拜仪式、礼仪、传统和天主教基本原理作为基督教会生活准则。

^③ 自由主义是一种基本的政治理念，一种哲学和社会运动，也是一种社会体制构建和政策取向，同时还是一种宽容异己、兼容并包的生活方式。在西方世界的自由主义、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这三种粗略划分的大政治思潮中，自由主义本身的含混性、内部不同派别的分歧与争论可以说绝不亚于另外两者。自由主义认为，理性、教育和文化能够治愈人类所有的邪恶。详见 *A Short History of the Oxford Movement*, p. 9.

^④ 因瑞士神学家伊拉斯都而得名。他认为教会是国家中的一个部门，必须受制于国家；国家有权干预教会事务。

^⑤ Eugene R. Fairweather, *The Oxford Movemen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p. 20.

最终导致牛津运动出现的导火索则是 1833 年的《教会财产议案》(Church Temporalities Bill)。该议案规定，减少爱尔兰主教区的数量，重新分配这些地区上缴的金钱。这一议案使得国家直接侵犯了教会的权威，很快招致了一些强烈的反对。在那些反对者中，基布尔首当其冲。

基布尔，1792 年出生于英格兰格洛斯特郡一位有着渊博知识和很强个性的牧师家庭，是托马斯·阿诺德的大学同学和密友。他于 1833 年 7 月 14 日在牛津大学圣玛利亚教会讲道坛上宣讲《举国背道》(National Apostasy)。这篇布道严厉地谴责英国圣公会教阶制与世俗政权之间传统的伙伴关系发生了转变，从而揭开了牛津运动的序幕。其实，基布尔对英国教会的不满早就流露出来^①。他在早期给纽曼的一封信中写到“当前，英国的教会就像是一只破碎在地的瓶子，而站在

在这些碎片周围是一点儿也没有好处的”、“我们在一位受到异教徒控制的国王面前宣誓我们的衷心又有什么用呢？”^②可见，基布尔作为牛津运动的创始者并非偶然现象，而是与其个人的内心环境紧密相连。

正如人们所讲的，牛津运动始于奥里尔学院的办公室。这场运动的先驱者、三名大学教师——基布尔，纽曼和普西曾聚集在这间办公室中。

后来，纽曼曾这样回忆道：“我已经思考过并将这一天作为 1833 年这场宗教运动的开端”。^③基布尔拉开了牛津运动的帷幕，纽曼将他称为这场运动的真正创始人。^④



(牛津运动时期的纽曼)

2、牛津运动影响的扩大

到 1835 年，牛津运动的影响范围已经不再仅仅局限于牛津大学内部，而是走向了外部的世界。这其中不乏普西等人和《时代书册》的推动，更得力于纽曼本人的不懈努力^⑤。《时代书册》总共发行了 90 期，其中有 28 期是由纽曼本人主编的^⑥。因此，人们已经习惯于将牛津运动和纽曼紧紧联系在一起，而很少对其他牛津运动者有所了解，这是研究牛津运动的一个空缺。其实，以纽曼为代表的牛津运动者并非在所有问题上都意见一致，甚至在一些尖锐问题上存在着严重分歧。毕竟，这些成员的身份、地位以及所受过的影响都各不相同。那么他们是怎样走到一起，又如何造就了这场声势浩大的运动？

佛罗德是基布尔的学生。纽曼第一次与佛罗德相遇是在 1826 年，此后一直

^① 详见 *A Short History of the Oxford Movement*, p. 11.

^② *The Oxford Conspirators*, p. 137.

^③ *Nineteenth Century Studies*, p. 76.

^④ *A Short History of the Oxford Movement*, p. 138.

^⑤ *A Short History of the Oxford Movement*, p. 49.

^⑥ *The Oxford Movement*, p.19.

到 1836 年佛罗德因病去世，俩人一直是友谊最深、感情最笃的伙伴。在纽曼的脑海中，佛罗德是一位天资极高、多才多艺、奔放聪颖的人物。^①佛罗德对教阶制持赞成态度，公开承认崇仰罗马教会，极力反对新教派。对“惟有圣经是新教徒的宗教”这句格言深为不满，而喜欢以承认传统为宗教教训的主要工具。而在佛罗德心中，他对牛津运动作出的最大贡献就是自己做中间人，使得纽曼与基布尔从相识到相知。在佛罗德的残篇中，有这么一句话：“你知道一个杀人犯一生只做过一桩好事的故事吗？如果有人问我做过什么好事，我会说，我曾使基布尔和纽曼俩人互相了解”。^②尽管佛罗德与纽曼在一些问题上也存在着不同的见解，但就连纽曼自己也不得不承认佛罗德成为了其思想的一个重要来源。

牛津运动早期思想能够得以传播的一个客观条件就是受到了二位重要人物的大力支持。在《自我辩护》中这两位人名的出现次数较多。一位是罗斯 (High James Rose)，另一位是帕尔默 (William Palmer)。前一位是不列颠杂志的主编，而后者是牛津大学沃斯特学院 (Worcester College) 的教师。1830 年，罗斯和帕尔默准备刊行一套神学丛书，正在寻找一些作家，于是把这件事情拜托给了基布尔。其实，基布尔本身对此并不太感兴趣，但盛情难却，于是又把纽曼推荐给了罗斯，为以后的纽曼等牛津运动者思想的传播奠定了基础。

随着佛罗德与罗伯特·艾萨克·威尔伯福斯 (Robert Isaac Wilberforce)^③ 的加入，牛津运动者开始发起全面攻击，反对国家干预教会事务。他们活动的场所最初主要是牛津大学内的各学院，而发表观点的主要工具就是《时代书册》，由纽曼亲自担任主编。在此，纽曼将教会主教权威追溯到耶稣委派的使徒们，因为耶稣建立了教会并将管理教会的权威赐予主教，所以，国家没有权利干预神职人员的事务，而这么做的人就是“基督的敌人”。^④

值得一提的是，牛津运动在一定程度上获得成功的主要契机则是 1837 年普西的加入，使得牛津运动在思想上与制度上赢得了敬意。英国学者丘奇 (R. W. Church) 在《牛津运动十二年》(The Oxford Movement Twelve Years 1833-1845) 一书中曾对普西作了一句精辟的总结：“普西博士的确是一位极具领袖气质的人物”。纽曼在谈到普西时也这样说：“尤其是在 1834 年早期的时候，没有他，我们就不会有机会严肃地抵制自由派的侵害。”^⑤这些都足以说明普西在这场运动中所作出的贡献。

纽曼等人在写给《泰晤士报》的总共 70 篇文章中宣传了他们的改革思想：

^① John Henry Newman, *Apologia pro vita su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② *The Oxford Conspirators*, p. 104.

^③ 威尔伯福斯，盎格鲁—公教会 (Anglo-Catholicism) 的领袖之一，牛津运动的重要成员，纽曼最坚定的追随者之一，最终也追随纽曼皈依了罗马天主教。

^④ 《基督教与西方思想》(卷二)，第 216 页。

^⑤ John Henry Newman, *Apologia pro vita sua*,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50, p. 50.

提倡基督教早期神学家的理论，提倡古代教会的礼拜仪式，提倡圣礼的神圣，关心城里的穷人，而不仅仅是关心人们的灵魂生活。他们试图在罗马天主教和英国国教之间找出一条中间道路，一种新的英国天主教的虔诚感。

牛津运动者的理论阵地——《时代书册》，最终发行至第 90 期，汇编成六卷，引起了人们的很大关注。特别是纽曼在牛津大学讲坛上的布道辞一经印刷出版，销售量极大，吸引了不少新会员加入到这一运动中来。纽曼几乎每个礼拜都会在奥里尔学院宣讲布道辞，他的布道使得圣玛丽教堂听众云集。曾经亲耳聆听过纽曼布道的马修·阿诺德这样描绘道：“在下午朦胧的光线里，穿过圣玛丽教堂的走廊，走进布道的讲坛，然后，他用语言和思想打破沉寂，犹如一种宗教的音乐——微妙、甜美、悲伤、催人神思，谁能抵制这圣灵出现时的诱惑呢？”^①纽曼的信徒们在言行上都追随着他们的偶像，像他一样严格斋戒。1839 年，纽曼已经一跃超过基布尔和普西成为牛津运动的领导中心人物。^②在牛津大学里，几乎没有人不认识纽曼。当纽曼在校园内漫步的时候，经常会有人从他背后指着欢呼：“看！他就是纽曼！”

此外，还有两期《时代书册》一经发行也引起了很大的轰动，那就是普西为作者的 67 期和艾萨克·威廉姆斯 (Isaac Williams) 为作者的 87 期。其中，普西主要是坚持恢复圣体、圣餐等基督教传统，并将这些宗教礼仪放在高于宗教布道的位置上^③；而一向以处事稳健、行为谨慎著称的另一牛津运动领导人威廉姆斯，则在第 87 期中开始对该运动作出总结，并对牛津运动的真正精神所在作了初步的探讨。^④

牛津运动随着纽曼等人的成长于 19 世纪 30 年代中期与晚期走向了顶峰。

3、牛津运动的衰落

纵观教育思想史，任何一个时期总会有一种思潮占主导地位。但是，不管这种思潮影响多么广泛，意义多么深远，它决从来不会一直占主导。牛津运动，说到底也是一种思潮、一种精神。在纽曼等人的领导下，牛津运动搞得轰轰烈烈、声势浩大，但最终也难免衰落的结局。其衰落的原因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因素：

首先，成功愈大，冲突也愈近。随着牛津运动日益流行，各种抵制也接踵而来。美国学者威尔肯斯与帕杰特在《基督教与西方思想》(卷二)中提到：“牛津运动者为了支持他们与教会传统一致的主张，指定翻译了大公教会教父著作《圣公会教父文库》(A Library of the Fathers of the Holy Catholic Church)。”^⑤然而，这却对纽曼产生了意料之外的影响。纽曼开始相信，圣公会与其说能够

^① 《牛津：历史和文化》，第 13 页。

^② R. W. Church, *The Oxford Movement Twelve Years 1833-1845*, London: Macmillan & Co. 1894, p. 132.

^③ *The Oxford Movement*, p. 201.

^④ *The Oxford Movement*, p. 260.

^⑤ 《基督教与西方思想》(卷二)，第 216 页。

接受传统的检验，不如说它与某种现代异端立场相似，恰恰受到他主张应当依赖的传统的谴责。于是，纽曼“开始强烈地坚持古代立场……16世纪和19世纪的基督教王国就反映5世纪中叶……罗马过去怎样，今天也是怎样……”。^①其实，纽曼的最终观点就是，圣公会的使徒统绪观不应当继续保留。基于这样一种转变，1841年，纽曼的《第90号书册》(Tract 90)出版。在此书册中，纽曼试图证明这样一种观点：“在很大程度上，罗马天主教中几个颇有争议的教义与圣公会的《三十九条信纲》(Thirty-Nine Articles)一致。”^②这一观点一经提出便遭致了很多人的严厉反对，纽曼的领导地位开始动摇^③。对此事件，纽曼在《自我辩护》中曾这样写道，“我的确清楚地看到我在这场运动中失去了地位；公众的信任也一去不复返了；我的生涯就此结束了。”^④因此，纽曼自身信仰的变化可以看作是导致牛津运动走向衰败的原因之一。的确，纽曼的同情心日益趋向罗马天主教会。4年后纽曼与普西等人的正式决裂就证明了这一点。

此外，反对派还将斗争矛头指向了牛津运动的另一领导者伍德盖特(Henry Woodgate)，不仅大力批判他的著作，并且极力地否认他在牛津大学已获得学士和硕士学位，试图将其排挤出牛津大学。^⑤

其次，不可否认，普西的加入是牛津运动获得成功的主要原因。但他的加入同时也带来了一些损失：书册派日益放弃大众口味，变得冗长、学究味浓厚，因而使得群众基础受到很大的削弱。《时代书册》最终于1841年停刊，使牛津运动失去了最重要的理论阵地。

再次，牛津运动领导人之一佛罗德去世后出版的日记里面含有否定新教的内容。这一事件的负面后果不亚于1841年纽曼《第90号书册》的影响，直接导致牛津运动内部领导层出现了很大的分歧。

此外，牛津运动者本身对外界的批评言论也存在着很多不足之处。例如，牛津运动者在批评天主教时，仅仅是做出了重申英国圣公会过去的三百年以来试图将自己与罗马天主教分开的做法的表面工作，缺乏新鲜感致使一些听众慢慢对其观点产生了怀疑。还有，牛津运动者反对的是当时流行于社会上的各种自由主义。的确，自由主义理论的出发点是个人主义。但这里所说的个人主义是中性的，并不包含价值判断，它是指以个人作为其立论和论证的基点，其他的政治哲学与伦理原则都是从此推导出来的^⑥。因而理论家有时也称此种论证方式为方法论个人

^① *Apologia pro vita sua*, p. 132.

^② *A Short History of the Oxford Movement*, p. 81—82.

^③ 其实早在1839年，纽曼就开始试图证明英国国教与天主教的信条在很多方面是一致的。因此，纽曼本人信仰的动摇最早可以追溯到1841年之前。详见 *A Short History of the Oxford Movement*, p. 81.

^④ *Apologia pro vita sua*, p. 110.

^⑤ *A Short History of the Oxford Movement*, p. 98.

^⑥ 早在古代希腊，哲人们就已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强调人是判定一切事物的最终准则。而这里的人首先是个人，个人以自己为尺度看待他人和万物；每个人具有一套完整的神经和感受系统，快乐和痛苦首先是、最终也是个人的。

主义。牛津运动者认清了自由主义思潮在 19 世纪已经存在的流弊，但在批判过程中又过于以偏概全，大有将“婴儿连同洗澡水一同泼掉”的架势。这就未免有些不妥了。

尽管纽曼等人的不断呼吁，牛津运动最终没能堵住自由主义的潮流。纽曼后来写道：“在我的牛津的全部时间，这个派别甚至在人数上发展壮大，当然在理论上的广度和明确性以及力量上都有发展。而需要严重考虑的是，由于托马斯·阿诺德^①的一批学生加入，带来名声的提高，甚至得到反对派的尊敬”。^②实际上，当纽曼正在试图筑坝拦住潮流的时候，他的对手托马斯·阿诺德和从拉格比公学来的新成员正在努力使牛津运动的潮水上涨。

牛津运动是由一场政治事件引发的，从一开始就面对着许许多多的反对者，这些反对者包括许多民众、舆论界、议员，甚至是一些教堂的主教。谁也没有料想到，牛津运动能够发展成为如此重要的一次事件^③。就连纽曼本人在初期也称牛津运动：“……只是一种流动的意见而已，决不是一种权力，而是一种精神”。^④随着牛津运动的成长，反对者的呼声也在不断高涨。特别是随着纽曼的离开，他的一些追随者也随之而去，其中最著名的要数威尔伯福斯。由于公众的信任也大打折扣，牛津运动面临着内忧外患的尴尬境地。尽管基布尔与普西尽力坚持牛津运动的道路，但最终还是无功而返。

牛津运动结束的标志性事件是 1845 年纽曼成为罗马天主教徒。^⑤用纽曼自己的话来说，他是被向《时代书册》90 期发动进攻的自由主义者从牛津驱逐出去的。他后来这样写道，“我并不挑剔自由主义者，他们在公平的战场上击败了我”。^⑥十几年后，前拉斐尔派的画家约翰·埃弗里特·米莱（John Everett Milholland）为纽曼画了一幅肖像：面色苍白，苦行僧似的、魅力独特的形象，身着红衣主教猩红色的僧袍。



（纽曼皈依罗马天主教）

（二）牛津运动的主旨

前面叙述到佛罗德与威尔伯福斯时，我们曾提到过“盎格鲁—公教会”这一概念。其实，在英语中，盎格鲁（Anglo）与公教会（Catholicism）这两个词本

^① 19 世纪牛津大学改革派领导人。

^② 《世界教育大系·英国教育》，第 241 页。

^③ *A Short History of the Oxford Movement*, p. 138—140.

^④ *Apologia pro vita sua*, p. 75.

^⑤ 其实，在 1845 年之后，纽曼所写的某些著作与他在牛津运动期间坚持的思想还是存在一致的。因此，也有些学者将牛津运动的结束时间推至 19 世纪 50 年代。但大多数的看法是牛津运动十二年：1833—1845。

^⑥ 《世界教育大系·英国教育》，第 242 页。

身是互相矛盾、互相对立的，是两个极端。而作为盎格鲁—公教会派成员的牛津运动者，正是要让自己在两个极端之间保持一种平衡，寻求一种中间道路（via media）。于是，他们的斗争矛头不仅仅指向新教，同时也部分地指向了天主教。而牛津运动者则是处在双方的夹缝中。

1、对新旧两教及自由主义展开斗争

纽曼曾经写道，他终身坚持的两个原则之一是：“有一个有形教会来执行圣礼和仪式，它们是无形恩典的通道。”^①这一主张其实是与牛津运动者“教会由使徒统绪来界定”这一核心原则心心相印的，但这又决不是简单的复古。牛津运动者对天主教的批判不绝于耳，认为天主教的教宗制、变体论和个人服从优先于因信称义的主张曲解了真正的基督教。

随着新教团体在英格兰的不断建立，牛津运动把他们强大的活力集中到这里来了。他们对新教的总体指责是标新立异。^②大多数新教团体忽视早期教父，不重视古代信经和公会议，一般贬低从早期教父直至宗教改革时期的教会传统。这在新教团体中产生出一种新奇的做法，例如，信徒洗礼，忽视教义回答，不正确地重新界定圣礼。相反，英国圣公会认为，不可断裂的使徒统绪是真教会的标记。而牛津运动者坚信正确的神学和准则要扎根于古代，而非根源于新思想。^③

牛津运动对新教最强烈的批评表现在圣经观上。尽管与新教一样，都一致认为圣经是教义的唯一标准，但是，它们的分歧在于：谁才是真正的圣经解释者？牛津运动者认为，新教的“惟独圣经”（Sola Scriptura）原则将解释权交给“个人判断”，所以，它具有个人主义的危险，同时还会不可避免地导致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

在现代政治哲学的基本概念中，大概没有比“自由主义”更显得带有歧义和引起争议的了。不同时代、不同派别的对自由主义的理解可以说是众说纷纭，甚至是大相径庭。^④从词源学上说，自由主义本源于19世纪初西班牙的一个政党的名称，但它在英语世界里得到了最广泛的使用。它的思想渊源一直可以追溯到古代希腊、犹太和基督教的思想信仰中。然而，自由主义这一概念在历史演变中形成了诸多混乱。

在牛津运动者眼中，自由主义代表的便是个人主义的另一种不同形式。自由主义在19世纪招致了越来越多来自各界的批评，自由党也开始失去新兴劳工运动的支持。但是，自由主义思想在英国的主导地位一直延续到了20世纪，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自由主义思想在英国的优势才暂时中断^⑤。“自由主义

^① *Apologia pro vita sua*, p. 76.

^② 标新立异这一词在盎格鲁—公教会派眼中是一个贬义词。

^③ 《基督教与西方思想》（卷二），第214—215页。

^④ 顾肃著：《自由主义基本理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导言。

^⑤ 《自由主义基本理念》，第277页。

的错误在于让在本质上超越并独立的启示教义服从于人类判断；认为可以依据内在根据决定各种主张是否具有真理性和价值，而这些主张为人所接受的依据取决于外在权威，即圣言。”^①所有自由派的变革，在他们眼中只不过是叛教而已。他们反对自由主义的领域也不仅仅局限在宗教领域，还指向了政治领域、教育领域内部。

2、牛津运动者的大学观

17 世纪，欧洲发生了一场以夸美纽斯（J. A. Comenius）和哈特利布（S. Hartlib）为开端的教育改革运动。这场运动注重普及、实用和科学，一直持续到 19 世纪仍然是方兴未艾。^②英国的新大学运动堪称这场运动的典型。

1828 年，伦敦大学学院成立。尽管当时普遍认为，伦敦学院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大学而更像是一个主管考试的部门，但它却直接导致了英国高等教育领域内的一场大变革。以伦敦大学为首的一批新型高等学府逐渐崛起和发展起来，他们高举“学以致用”的旗帜向传统的古典人文主义宣战，科学技术开始在高等学府中登堂入室。

然而，“当人们为工具理性所摆布，无限追求效率、功利和成功时，他们也就消解了人的行为的价值意义，而陷入了目的迷失的境地”^③，而迷失了目的的知识必然是支离破碎的。18—19 世纪，最流行的当属以英国学者边沁（Jeremy Bentham）、詹姆斯·穆勒（James Mill）和埃奇沃斯（Richard Lovell Edgeworth）等人为代表的功利主义思潮。其中，埃奇沃斯曾经在《爱丁堡评论》（Edinburgh Review）上连续发表文章，后汇集出版，题为《专业教育论文集》（Essays on Professional Education），猛烈抨击传统大学的古典课程。^④随着功利主义思潮的强大攻势，伦敦大学及曼彻斯特大学等出现了一系列的课程改革和教学法改革。这场改革便是我们所熟知的“新教育”。“新教育”者的座右铭便是“实用”。不可否认，他们在攻击牛津大学、剑桥大学的陈旧课程时不无道理，因为它们本身的确存在着很多问题。然而，这些高举“新教育”旗帜的很多人却走向了另一种极端——片面强调知识的实用性，而忽视了知识的系统性、连贯性和全面性。牛津运动者的大学观便是在这样一种复杂的背景下逐渐而生。其终结性成果便是纽曼于 1852 年出版的《大学的理想》（The Idea of a University）。

（1）运动主要领导人纽曼的大学观

纽曼是 19 世纪英国维多利亚时代一个著名的神学家、教育家、文学家和语言学家。纽曼之所以堪称一位教育家，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的代表作《大学的理想》。该著作可以说是开创和奠定了现代高等教育理论体系的所有基础，而纽曼

^① *Apologia pro vita sua*, p. 256.

^② 参见赵祥麟主编：《外国教育家评传》（第 2 卷），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72 页。

^③ 许纪霖：《终极关怀与现代化》，《读书》1991 年第 1 期。

^④ 《外国教育家评传》（第 2 卷），第 172 页。

也理所当然地成为了现代高等教育理论的奠基者和开创者。

不少研究纽曼的学者集中于他的宗教观念的发展,把他的一生限定在牛津运动和改革罗马天主教上,而忽视了纽曼的教育生活。其实,纽曼一生的八十九个春秋中,大半时间是活动在学校中:私立寄宿制伊林学校——牛津大学三一学院——牛津大学奥里尔学院——阿尔本学院——都柏林天主教大学。连纽曼自己在1863年也曾这样写道:“从一开始到最后,教育,就这个词最广泛的意义上来说,就一直是生命的经纬脉络。”^①

的确,纽曼本身对大学教育问题十分重视。“在说到我本人考虑的一个现在激起如此大兴趣和引起如此多讨论的问题,那就是大学教育问题。……这个问题是必须进行讨论的,而且在我心里一直占据了支配的位置。”^②纽曼的大学观基本上都在他的《大学的理想》这本著作中体现出来。何谓大学?对此,纽曼在《大学的理想》的“序言”中指出:“大学就是传授普遍知识的场所(A Place of Teaching Universal Knowledge).”^③后来,他在谈论大学教学范围时对此又作了进一步的说明,他说:“至于大学的教学范围……从最普遍意义上而言,大学应当教授普遍知识。”^④他认为,大学“传授普遍知识”的特性就是大学的本质,是大学区别于其他教育机构的典型特征。

纵观《大学的理想》,全书共分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9篇讲演稿组成,第二部分是10篇论文组成。其中的精华集中在第一部分中的后五篇讲演稿中。全书始终贯穿着这样一个中心思想:“所有的知识都交融合一”,大学是“一个传授普遍知识的场所”,“大学只有通过教所有的知识分支来教一切知识,而没有其他的方法”^⑤。纽曼的大学教育观正是在这些思想基础之上来阐述的。

纽曼在西方教育史中的地位和影响极其重要。用当代英国学者克尔(I. Ker)的一句话来形容最合适不过:“纽曼以后的所有关于大学教育的论著都是对他的演讲和论文脚注。”^⑥的确,纽曼的大学主张多不胜数,但有很多观点引起人们的争议,其中又以两个观点尤为突出:一是教学和科研应该截然分开;二是反对过早分专业。

纽曼在其《大学的理想》中对自己的观点都分别做出了详细的解释。在这一点上,他认为,大学应该只保留教学的职能,把科研的职能留给科学院。“发现和教学是两种迥然不同的职能,也是迥然不同的天赋。同一个人兼备这两种天赋的情形并不常见。而且,整天忙于向求学者灌输自己现有知识的人不可能有闲暇

^① Charles Stephen Dessain (ed.), *Letters and Diaries of J. H. Newman*, London, 1961, Vol. 12, 238.

^② John Henry Newman, *The Idea of a University*, 1996, p. 15.

^③ John Henry Newman, *The Idea of a University Defined and Illustrated*, 1994, p. 10.

^④ *The Idea of a University*, p. 20.

^⑤ 《外国教育家评传》(第2卷),第174页。

^⑥ I·克尔:“序言”,《大学的理想》,1974年英文版,第5页。

和精力去掌握新知识。探寻真理的人往往是离群索居，心不旁骛，这是人类的常识。……教学需要和外界打交道，而实验和思辨的自然条件则是隐居”^①；在第二点上，他认为，大学是学习普遍知识的场所，不应该细分专业。在纽曼看来，大学教育的主要功能之一是智力训练，也就是用普遍知识来锻炼智力。“虽然学生们不可能学习每一个向他们开放的科目，但是只要他们生活在那些代表全部知识的人群中间，并受到后者的指点，他们就能够有所收获。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在高等学府住读的好处……学者们云集大学，虽然各自都热衷于自己的学科，虽然彼此都是竞争的对手，但是为了创造和谐的学术环境而走到了一起……他们学会了互相尊重、互相商量、互相帮助。这样就形成了一种纯洁清澈的思想空气。每个学生也都呼吸这种空气，尽管他只修习了众多学科中的少数几门。”^②可见，纽曼将思想氛围和学术空气放在了比课程更为重要的地位。而学生们只要沉浸到“这种空气”之中，通过不断地交流，就能够找到掌握普遍知识的途径。

关于纽曼所处时代大学职能的状况，美国教育家科尔（Clark Kerr）在《大学的功用》（*The Function of the University*）一书中指出：“在1852年，当纽曼写作的时候，德国大学正在成为新的模式。民主的、工业的以及科学的革命正在西方兴起。……科学开始取代道德哲学的位置，科研开始取代教学的位置。”^③但事实上，面对时代的冲击和变迁，纽曼似乎并未受到太多的影响。因为他认为：“如果大学目标旨在进行科学研究和哲学发现，那我不明白为什么大学要有学生呢？”在纽曼看来，既然大学以学生为其存在的基础，那么科学研究和哲学发现就不能成为大学的目标，也不应该成为大学的职能之一。^④

（2）其他牛津运动者眼中的大学

牛津运动者认为，大学是“牧师的团体”，是教会的缩影。“把大学作为神圣的真理在其中得以保护的方舟；作为一名谦卑和顺良的信徒，努力地去确证教会的信仰和实践”是它的每个成员的神圣义务，而不是成为试图为他们自己找到一条通向真理之光的新路的心存怀疑的争论者。^⑤这一点我们可能很难理解，毕竟我们不是生活在西方那种宗教色彩浓厚的大环境中，但其在牛津大学与英国政府的关系问题上就很值得世界上所有正在为大学自治而不断奋斗的大学所借鉴了。牛津运动者认为，牛津大学只有当与国家教会联系在一起时，它才是国家性机构，但在其他方面，则不能认为是一个国家性机构，即使受到国家的资助时也不是。^⑥即使是那些保守的纯理性派和温和的改革者，也认为大学是特许的私立机构，

^① *The Idea of a University*, 1982, XL-XLI.

^② 参见《外国教育家评传》（第2卷），第175页；John Henry Newman, *The Idea of a University*, 1982, p. 76.

^③ [美] 克拉克·科尔：《大学的功用》，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2页。

^④ 王晓华：《纽曼的大学目的观与功能论》，《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1年第1期。

^⑤ 王晨：《牛津、牛津运动与纽曼》，《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5年第3期。

^⑥ Hansard xxv, *The universities and the Dissenters. A Letter to Sir R. H. Inglis*. Oxford, 1834, 6.

它们有权希望他们的宪章不受干涉，除非证明其明显违法。^①

直到现在，大学自治问题仍然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一直困扰着很多高等院校。一方面，大学需要国家资助；另一方面，大学又因为其他事业性单位所没有的独特性而需要更多的自主权。实际上，只有正确处理好这两方面的关系，才能使国家和大学都能得到长足的发展。

(3) 牛津运动者如何看大学导师制

牛津大学之所以能够保持其吸引力和活力，其原因不外乎有三：一是学院结构，二是导师制，三是寄宿制。导师制在牛津大学可谓是发挥到了极致，其所能发挥到的作用是在其它地方所不能比拟的。

导师制发源于牛津大学，是在14世纪由“新学院”的创立者威廉·威克姆制创建的。任何一位牛津大学新生到学院报到之后，学院就会给他指定一位导师。一位导师指导6—12名学生，不同科目的导师和他们指导的学生经常生活在一起，接触和交谈。特别是理科师生有必要和文科师生保持联系，有助于互相启发。牛津大学学院的教学基本方式是每周一小时的导师面谈，即学生在课程中至少有一部分时间要单独去见导师，朗读自己的读书报告，听取导师的评语。导师本来就负责挑选本学院的入学新生，又只分配到少数的学生，因此，很容易同学生建立密切的个人关系。

导师制使得牛津大学所荟萃的大批世界一流学者能够与学生朝夕相处、言传身教。这种耳提面命的独特的教育方式往往会对学生的一生都产生深刻的影响。那么，牛津运动者是如何看待导师制的呢？

在以纽曼为代表的牛津运动者眼中，知识始终是第二位的。因此，在纽曼等人看来，导师的作用不仅应该包括传授知识，还应该包括道德、精神的纬度。正如他后来所说的：“当我还是牛津大学学院中的公共导师时，我就坚持认为，甚至是非常强烈地认为，我的工作很显然是牧师性质的。我认为，根据大学章程，一个导师的职位有着宗教的性质。我绝不允许自己，在课堂上教学时，放松对学生心灵的道德训练，我认为学院导师应该关注灵魂。”^②的确，导师不仅仅是学术上的启迪者，而且还是托付给他的学生道德和灵魂上的守护者。

(4) 牛津运动者对牛津大学的希望

牛津运动者对教育的界定与那些世俗的自由主义者大相径庭。其成员伍德盖特(H. A. Woodgate)简洁而经典地概括了这种不同：他们(指那些自由主义者)认为教育是由知识组成的，而我们不是^③。后来依然对功利主义者、自由主

^① E. Denison, A Review of the State of the Question respecting the Admission of the Universities. Oxford, 1835, 6. E. Hawkins, A Letter to the Earl of Radnor upon the Oaths. Dispensations and Subscriptions to the Thirty-Nine Articles at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 Oxford, 1835, 26.

^② W. P. Neville(ed.), *Addresses to Cardinal Newman, with his replies. 1879-81*, London, 1905, p. 184.

^③ H. A. Woodgate, *The Study of Morals Vindicated and Recommended in a Sermon Preached before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 Oxford, 1837, p. 7.

义者的教育理想不肯妥协的牛津运动者威廉·斯威尔（William Sewell）也这样说：“我认为，知识的传递并不是我们职位的首要计划，或者是教育的重大目的……我们被委托来照顾年轻人……我们需要考虑的事情是让他们形成一种人性状态模式，这种状态模式在我们意识中称之为完美。我们在人的理性中没有发现这种模式，因此，我们也不会将其放置在人的理性的基础之上。这是我们与现时信条完全不同而不可调和的首要原因。”^①

牛津运动者实际上并不反对大学改革，他们所担心的是害怕大学会退化成为一个教育工厂之类的东西。威廉·斯威尔曾于1840年在《评论季刊》（*Quarterly Review*）上宣称：“学院不是教育机器，这个事实应该得到更有力地公开宣扬，并应该更小心地记在脑子里，而现实的那些狭隘的功利主义则是利用他们的特权和职位来弱化这样的观念”。^②

3、牛津运动者的宗教观

19世纪是一个社会变革丛生的时代。在既定的宗派之外，奋兴和更新运动激增，这些运动包括：美国芬尼的“新准则”奋兴运动、德国的新虔敬运动、英格兰的卫斯里运动等。这些以及数不清的其他团体通常都会坚定如下信念：现存的宗教、教义和实践使基督教的活力僵化了。虽然这些运动并非总能清晰地阐述它们的思想，但总有两个孪生的关注点驱动着它们：一是相信个人判断，二是相信过去妨碍了未来。^③

在同时代的自由主义运动贬低教义地位的时候，牛津运动者认为，真正的基督教依赖于正确的信条。纽曼指出：“自15世纪以来，信条成为我的宗教的基本原则：我不知道其它宗教；我不会进入其他任何宗教的思想；作为一种纯粹情感的宗教，对于我不过是一种梦幻和嘲讽。”^④的确，对于牛津神学家们来说，信条提供了避风港湾，让他们不至于被转瞬即逝的人类哲学、个体经验和神学新花样所卷走。因此，正确的教义之目的不仅仅在于思想上战胜与之竞争的宗派。

牛津运动者所关注的另一个主题便是信仰和内在更新。在这一点上，他们与同时代的各种奋兴主义学派几乎没有什么很大的分歧，他们都一致地认为信仰和内在更新是必不可少的。如果非要找出不同点的话，那就是在更新手段上了。奋兴主义者们通常将内在宗教与外在制度进行比较，认为后者是信仰的障碍；而牛津运动者则强调两者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圣礼、教义问答以及教会教义是达致灵性完满的路径。而抛弃基督通过教会施予恩典的这些手段，就会为个人主义敞开大门。^⑤

^① W. Sewell, *Thoughts on the Admission of Dissenters to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 and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a State Religion*, Oxford, 1837, p. 121.

^② W. Sewell, *Quarterly Review* *lxvii*, 1840, p. 165.

^③ 《基督教与西方思想》（卷二），第219页。

^④ *Apologia pro vita sua*, p. 75.

^⑤ *Apologia pro vita sua*, p. 75.

牛津运动不纯粹是教父神学的复原，它是古代种种理论具有创造性的重新表述，这在纽曼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牛津运动在 19 世纪所起的作用，与新托马斯主义在 20 世纪的作用颇为相似。从更广泛的角度看，牛津运动可以看作是一场被称为浪漫主义的文化运动。牛津运动在某种程度上继承了浪漫主义和保守主义对唯理主义的反抗。

牛津运动的最后一个宗教特征是渴望保持宗教中的神秘，这一点也表明它与浪漫主义具有亲和性。纽曼深信，试图使基督教不被人指责为非理性，这种努力源于错误的恐惧。“与其说我们的危险是迷信，不如说是不信。”^①而理性主义（即通常所说的自由主义）在努力消除迷信的同时，也清除了宗教中的超自然因素。理性宗教错误的核心在于误解人性。“毕竟，人不是推理动物；他是能够观看、感觉、沉思和行动的动物”。^②因此，理性不是我们本性的核心要素，因而它不能提供宗教动力。相反，灵性的基础是道德，信仰扎根于意志。

因此，纽曼大力强调宗教中的神秘和神圣特征。照亮通向神圣真理的道路的是崇敬和圣洁的敬畏，而不是理性。^③教会通过教义、礼仪和圣礼所发挥的作用在于维持在我们心中创造出健康的谦卑感的神秘。

三、牛津运动的影响和意义

牛津运动最终以 1845 年纽曼与其追随者的离开而宣告结束。英国学者丘奇在《牛津运动十二年》中最后一章用的标题是“戏剧的结局”（The Catastrophe）。

^① John Henry Newman, *The Via Media*, London: Longmans, Green, 1901, p. 33.

^② Charles Frederick Harrold(ed.), *An Essay in Aid of Grammar of Assent*, New York: Longmans, 1947, p. 72.

^③ 《基督教与西方思想》（卷二），第 220 页。

尽管牛津运动在其反对者眼中是一场毫无意义的保守倒退行为，但这是基于对该运动的不理解所致。其实，牛津运动者并非古代信仰和圣礼的简单恢复者，他们的矛头所指的是流行于18—19世纪的各种自由主义者和激进者。^①

牛津运动的价值并不在于它呼吁回到古代传统或是仅仅作为备受外界压力的大学的捍卫者，而是它对教牧和奉献精神所发挥的影响。^②牛津运动已经表现出当时英国国民的许多担忧，例如人们在许多方面灵性冷漠，宗教处于无政府状态，传统崩溃，各种自由主义思潮泛滥，世俗权力凌驾于教会事务之上，等等。但令人遗憾地是，基于本质上的教阶制模式，牛津运动并未指出一条光明之路，只能过分地依赖传统。

不可否认，各种认信主义背后都有着浓厚的传统作为支撑，这才使它们成为贯穿19世纪中期的重要力量，这一点在英国尤为凸显。当新事物和进步时常被视为具有同等价值的时候，传统的力量在悄悄地被削弱。各种自由主义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悄然兴起。而牛津运动作为古典传统的捍卫者，必然从宗教、政治和学术等各方面对其发动进攻，加速其终结。

牛津运动所产生的影响不仅仅局限于宗教领域，还引发了教育领域内的大辩论。它不仅仅影响了英国等欧洲国家，而且还对近代中国产生了影响。^③牛津运动能够产生如此之大的影响绝非偶然，并且联系到当前世界高等教育领域内存在的一系列普遍问题，更值得我们去研究、去思考、去借鉴。

（一）牛津运动对牛津大学的影响及对现代高等教育领域的意义

如前所述，牛津运动的斗争阵地主要是牛津大学的各学院，运动的主要领导者又都是牛津大学的教师，牛津运动更是以“牛津”冠名。因此，牛津运动和牛津大学不可避免地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着^④。牛津大学为牛津运动的产生塑造了一个舞台，那么，牛津运动又对牛津大学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呢？又对现代高等教育有何意义呢？

1、大学自治

运动之初，或许很多高教会派^⑤抱怨牛津运动者被大学自治的反对者利用，而往赞成大学自治的一方身上涂抹焦油和羽毛。^⑥其实，这种说法是没有依据的。牛津运动者在大学自治问题上所担心的，恰恰是因为牛津大学受到了越来越多外

^① B. Harrison, *University of England*, British Critic XXIII 837, p. 435.

^② Lawrence Stone (ed.), *The University in Society, (Volume 1)*,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5, p. 319.

^③ 晚清学者辜鸿铭对牛津运动有过关注，在后文谈到牛津运动对近代中国的影响时会具体表述。

^④ *A Short History of the Oxford Movement*, p. 240.

^⑤ 新教并非一个统一的教派，而是分化的数十个教派的总称。其中，路德派、加尔文派、圣公会是三大全球性的主流教派，这三大主流教派内部也有不少不同的派别，并非铁板一块。其中，圣公会在很多方面都是接近天主教的，特别是其中的上层教派——“高教会派”。

^⑥ *The University in Society, Volume 1*, p. 317.

界因素的干扰，大学的自治权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尴尬。

美国教育家布鲁巴克（John S. Brubacher）在《高等教育哲学》中指出，大学自治是高深学问最悠久的传统之一。这种最悠久的传统最早可以追溯到欧洲的中世纪大学。中世纪大学便是一种高度自治的行会性组织。英国教育家阿什比（Eric Ashby）在《科技发达时代的大学教育》中写道：“大学自治，在西方通常又叫学术自治，是指大学独立地决定自身的发展目标和计划，并将其付诸实施，不受政府、教会或其它任何社会法人机构的控制和干预”。^①

1809—1810年，德国教育家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在创立柏林大学的过程中，曾经对大学自治问题发表过一系列的言论。洪堡认为，大学应当相对独立，摆脱国家政治和经济的干扰。但这并不是说国家可以放任不管，国家应当对大学提供支持，并采取相应措施，防止各种弊病侵害大学的健全发展。这一观点与当时德国思想界提出的“国家服务于教育，教育服务于理性的国家”的口号是一致的。^②而作为牛津运动领导者的纽曼在此问题上可以说是对洪堡思想的一个继承与发展。首先，纽曼认为大学是一个传授普遍知识的场所，大学的任务是提供博雅教育和从事智力训练；其次，纽曼非常相信智力的力量、思想的力量和哲理的力量等。^③尽管后来出现了纽曼及其相当一部分追随者的离开，但在大学自治的问题上，牛津运动者的观点还是存在基本的一致性——那就是政府、国家、社会不应过多地干涉大学生活。

牛津运动在牛津大学自治领域内的影响，不仅仅表现在其扮演着对外界压力的抵抗者角色上，以及通过这场运动传播思想的方式和内容上，而且还表现出牛津运动者要求牛津大学内部改革的强烈愿望。在牛津运动者看来，大学本身并不像外界眼中看上去得那么坚如磐石。他们对此作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论断，将大学的权力比喻成大学领导者家里的门锁，随时可以打开出入。^④牛津运动者还将矛头指向了当时的大学当局，其用意很明显，也是为了寻求大学的自治。因此，牛津运动受到了其反对者乃至牛津大学校方越来越多的批评，这应该是其以后相当一段时间受到世人忽视的原因之一。

在某种意义上，整个高等教育的发展史就是大学与政府、社会之间的关系史，不同时期高等教育的发展繁荣与否直接与大学的公共关系和谐与否密切相关。历史上，“传统主义者……的观点似乎是要求建立一种与世隔绝的大学——这种大学几乎不必关注迫在眉睫的社会问题，认为国家需求的专业化培训和专家建议或许就应该由其他机构——职业学校、咨询公司、应用科学研究所和其他各种各样

^① [英] 埃里克·阿什比著，滕大春、滕大生译：《科技发达时代的大学教育》（中译本），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第13页。

^② 李工真：《德意志道路：现代化进程研究》，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1页。

^③ 肖海涛：《大学理想演变的历史轨迹》，《高等教育研究》2000年第1期。

^④ *The University in Society, Volume 1, p. 319.*

的智囊团来提供。”^①今天，高等教育的发展早已走出了传统主义的阴影，已经充分证明了它的活力和适应社会的能力，但同时也卷入了越来越多的市场因素。今天的大学不仅仅要提供教学和科研服务，还要提供社会服务，甚至要对社会的公平、种族的平等负责，俨然已经全面介入了社会生活之中，大学成了社会关注的焦点。与此同时，大学与外界的关系如何便也成为决定大学发展的关键因素。

大学是从事高深学问的场所。这是它区别于其他任何机构的本质所在。发展学术重在追求真理，追求真理则要求学者的活动只能服从真理这一个标准，不能受到任何外界的压力，因而坚持大学内在的学术性必然要保持学者传播发表新观点的自由和探索新知识的自由。从此角度看，大学内在的学术性意味着学术自由，大学自治具有不需证明的合理性。^②连美国教育家赫钦斯（Robert Maynard Hutchins）也认为，失去自治，高等教育就失去了精华。

然而，说到底，大学的目的最终还是为了服务于社会、服务于国家。政府的权威性决定了在政府与大学两者的关系中，政府起主导作用，大学自治不是绝对的。“既然政府可以轻而易举地居于大学的上风，深知，如果它愿意的话，可以摧毁大学，那么，对学术自由的某些限制是不可避免的。”^③尤其是随着大学职能的不断扩展，大学与政府、社会之间的相互依存的关系更加紧密。西方大学从中世纪时期的传统中继承下来的东西在不断减少，而政府干预大学自治的力量在逐渐加大。牛津运动恰恰是在这种高等教育转型期出现的。而大学自治在一些古老的西方大学如牛津大学、剑桥大学中仍然得以保留，很大程度上便是得益于像牛津运动者这样的传统力量对外界因素的抗争。

正如美国教育家克拉克·科尔所言：“高等教育既不能回避历史，社会的历史也不能回避高等教育……现在的高等教育比过去任何时候更加是社会的一部分，而且，作为一个结果，更少脱离社会，而且在将来这很可能越来越正确。”^④总之，大学自治必须放在社会、国家和市场三者的有机平衡中去考察。因为影响大学变革的力量从来都不是唯一的，大学的健康发展是多种力量平衡的结果。^⑤

毋庸置疑，在高等学校办学自主权的问题上，牛津大学是坚持得较好的一个典范。按照英国意识形态的价值标准，它确实独立自主地在学术方面做出了不少成就，并没有急功近利而放弃了自己的阵地。所有的这一切不能不归功于那些英国传统的捍卫者。

2、大学教师“终身教职”

^① [美] 德里克·博克著，徐小洲等译：《走出象牙塔——现代大学的社会责任》，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80页。

^② 李建华：《大学自治：我国高等教育体制创新的哲学阐释》，《现代大学教育》2004年第1期。

^③ [美] 布鲁巴克著，王承绪等译：《高等教育哲学》，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34页。

^④ [美] 克拉克·科尔著，王承绪等译：《高等教育不能回避历史——21世纪的问题》，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73页。

^⑤ 茹宁：《关于高等教育自主权的理论阐释》，《高教探索》2004年第4期。

教授“终身教职”缘于维护学术自由。进入 19 世纪以后，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传统的依靠宗教维系社会稳定的格局逐渐被打破，代表各种政治及经济利益的力量开始兴起，社会日趋多元化，大学教学和科研活动经常受到各种外界因素的干扰。^①大学里思想比较激进的教师针对社会、时局的舞弊纷纷展开讨论，发表自己的看法，甚至进行猛烈的抨击。但是，这些比较激进的思想往往会被当局看成是思想异端加以压制，许多教师因而受到批判甚至解聘。

牛津运动者为了维护牛津大学教师在教学、科研方面的自由权，为了营造一个有助于大学教授更好更多的出成果的宽松环境，于是提出了“教授终身教职”（provide lifetime careers for academic men）^②。大学教师“终身教职”在大学及大学教师的教学、科学研究实践中体现出鲜明的学术自由意义，毕竟绝大多数重大原创性的科研成果都需要一个长期的研究过程。

的确，“终身教职”首先不仅可以保证教授的学术发展不受政客、企业家和捐助者过多的干扰，还可以限制大学管理者的随意决策，可以自由指出管理者的疏忽或者目光短浅的行为而不必担心自己的饭碗。其次，“终身教职”还是对大学教师职业选择的一种制度性认可与补偿。毕竟，大学教师在步入学术职业的行列之前，往往要接受长时期的学术训练和知识储备，为赢得大学教师“终身教职”而付出了长时期艰辛的教学与科研劳动^③，这一点是无可厚非的。

学术自由乃学术机构之根基和命脉。作为学术自由的一种制度安排，“终身教职”确实起到了保护学术自由的重要作用。尽管近年来各界也出现了许多反对“终身教职”的呼声，认为其导致学术职位僵化，庇护了一些不思进取者，扼杀了科学研究的冒险精神，加剧了职业不公现象等，于是要求废除教授终身制。但是，在找到另外一种更好的保护学术自由的机制之前，教授终身制仍有必要存在，目前它之所以存在一些问题，恰恰是表明教授终身制需要不断地更新和完善。

3、引发了牛津大学内部改革派与传统派的辩论

倘若把大学的改革解释为仅仅由于外部的干预、由于强迫大学接受议会的新的规程，未免过于简单化。大学的改革是一个复杂的过程^④。牛津大学素以保守著称，但其中也不乏改革派多年来在大学内部进行了尖锐的意识形态的斗争，并在校外产生了强烈的反响。

在 19 世纪的牛津大学教育界，改革派与传统派之间的斗争集中体现在托马斯·阿诺德和纽曼两个人身上。19 世纪 20 年代中期，他们都是牛津大学奥里尔学院的研究员。奥里尔学院是唯一严格按照才能推选所有研究员的学院。用纽曼

^① *The University in Society, Volume 1*, p. 320.

^② *The University in Society, Volume 1*, p. 320.

^③ 王保星：《美国大学教师终身教职的学术自由意义》，《高等教育研究》2006 年第 3 期。

^④ 《世界教育大系·英国教育》，第 238 页。

的话来说，这个学院以“思想宽松博大”闻名。^①的确，牛津大学的改革家基本上就是集中在这里和其他二三所学院。

面对时代的工业变革和政治动荡，托马斯·阿诺德探求既定的信念和近代知识与社会发展之间的总和，因而在宗教和政治方面发展了宽宏、自由的观点；而作为牛津运动领导人的纽曼则把自由主义看做是最危险的妥协，给自己提出阻止智力和社会生活中“社会解体的潮流”的任务。纽曼最强烈的反对是对待精神傲慢的罪孽，把“理性的傲慢”的崇高作为最终的善。

纽曼在他的宗教宣传小册子、书籍和在圣·玛丽教堂的布道，统治了牛津知识分子思想和活动达12年，甚至是15年之久。然而，在推动牛津运动的过程中，纽曼竭尽他的理智力量，结果使“牛津的智力活动”开始向相反的方向，即传道派的方向流动。它不仅使大学生活的气氛受到影响，而且使英国国教基础也一度动摇。

而托马斯·阿诺德的活动从与纽曼的构思相反的途径得到灵感。当纽曼强调需要树立教会的权威和阐明教会的教义，鲜明地分清国教与不信奉国教的时候，托马斯·阿诺德竭力把两者包括在宽宏的、全民的教会之类。当纽曼认为教义是人类判断所不及，并把教会权威的要求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时候，托马斯·阿诺德承认圣经的历史的批判和科学探求知识的正确性，相信如果基督教要在近代世界生存，它必须和科学妥协，并考虑社会变革。

当托马斯·阿诺德于1841年任牛津大学近代史教授时，他的讲课吸引了众人。当时的牛津运动也正处于其发展历程中的高峰期，牛津大学一度出现“一股新的富有活力和热情的气息带进被神学的争论的尘土压着的阴沉的氛围”。^②

实际上，1845年以后，牛津大学的改革派越来越与校外的改革派站在同一立场，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迫使政府加强对大学的干预。自1831年爱丁堡大学教授汉密尔顿(William Hamilton)^③在《爱丁堡评论》上对牛津大学发表激烈的评论以来，校外人士一致对政府施加压力，特别是要求政府废止签名同意英国国教39条教规作为入学的一个条件。该评论以直接的挑战和威胁国家干预开篇：“这是改革的时代。重要性次于我们的宗教和政治机构的是公共教育机构。现在已经对周边国家羡慕的宪法认真地进行了改革，我们的学校和大学不免受到它们的轻视，改革的时间不可能遥远。”^④

这篇文章和1834年发表的一些文章所公开声称的目的是冲破教会对大学的

^①《世界教育大系·英国教育》，第239页。

^②《世界教育大系·英国教育》，第242页。

^③哈密尔顿，1805年8月31日生于爱尔兰的都柏林。3岁时就能看英文书，会算术。5岁时能翻译拉丁语，希腊语和希伯来语，后来又学会了意大利语、法语、阿拉伯文和梵文。32岁就被任命为爱尔兰皇家科学院院长。1863年，刚刚成立的美国科学院任命他为14个外国院士之一。

^④《世界教育大系·英国教育》，第234页。

权力，重新把大学建设成为国家的机构。而斗争的矛头则直指牛津大学的教学效率和宗教排外两个方面。

（二）牛津运动在高等教育领域内的终结性成果

纽曼个人生涯的 89 个春秋中，有 38 个是在牛津大学度过的。他在《自我辩护》第一篇“1833 年前我的宗教思想”中曾这样写道：“我从小就酷爱读圣经。但是直到 15 岁，我都还没有固定的信仰……”。^①直到 1833 年牛津运动，在随后的几十年中，纽曼一直是牛津大学令人瞩目的人物。其主要原因就是参加并领导了这场运动。也正是这场运动使纽曼的思想得到了升华，使纽曼个人的大学理想进一步明确。结合在牛津运动中的个人历练，以及都柏林天主教大学校长的经历，纽曼在他的教育生涯中走向了顶峰，其《大学的理想》得以出版。因此，可以说是牛津运动造就了今天我们眼中的纽曼，让纽曼的名字为世人熟知，也使得《大学的理想》这本经典之作得以出版、流传。

不可否认，《大学的理想》一书奠定了纽曼在高等教育发展史上的伟大地位。其对大学目的和大学功能的思考，对于如今高等教育理论和实践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大学的理想》之所以能够自出版至今一个半世纪保持不衰，正是因为它对大学教育作了颇为深刻的论述，有着不可替代的现实意义。英国教育学者麦克拉思（Fergal McGrath）曾指出：“纽曼在爱尔兰留下了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并用他自己的不朽著作勾画了一所大学的崇高理想，勇敢地涉及了人类知识的每一个领域。”^②许多西方学者认为，《大学的理想》对于任何时代的教育都是有价值的。

《大学的理想》影响了 19 世纪后半期和整个 20 世纪的美国和欧洲，并将持续下去。^③它的现实意义在于：它所提出的问题仍然是目前世界整个高等教育面临的那些最严峻问题。

英国教育家阿什比认为，如今高等教育的“核心问题是教育和职业培训之间的矛盾”。^④当然，科技的进步、职业教育的发展，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但是，科技社会中人类面临的重大问题不是来自科技本身，而是来自掌握科技的人以及科技知识和其他各种知识结合的情况。^⑤以至于在 21 世纪的今天，人们已经不得不回过头来，重新考虑“知识整合”的问题，重新对付知识分离带来的问题。对于这一点，纽曼早在一个半世纪以前就已经鸣笛预警了。

^① *Apologia pro vita sua*, p. 2.

^② F. 麦克拉思：《纽曼的大学：理想与现实》，1951 年英文版，p. 509—510。

^③ John. K. R. et al, *World Philosophers and Their Works, Volume II*, California, Pasadena: Salem Press, Inc. 2000, p. 341.

^④ [英] 埃里克·阿什比：《使大学适应于一个工业社会》，1974 年英文版，第 11 页。

^⑤ 《外国教育家评传》（第 2 卷），第 187 页。

当前的高等教育在工具主义或实用主义哲学的引导下注重更多的是知识的工具价值，大学已俨然变成了企业学徒的培训场所、人才工厂、文凭工厂。有几个大学生从一进校门的那天起没有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四年或三年后，我能不能找到一个工作？能不能找到自己心仪的工作？换句话说，高等教育花了三四年年的时间培养了一批单向度思考问题的经济动物。而这些正是一个多世纪之前牛津运动者所担心和忧虑的结果，到现在竟变成了现实。

说到此，人们不由想起了美国高等教育家弗莱克斯纳（Abraham Flexner）。半个多世纪前他对大学功能的看法直到现在还是有借鉴意义的。当时，“威斯康星理念”正在美国及西方一些国家风行，但同时美国一些大学为了获取更多的捐助而出现了过分功利化的倾向，从而造成了许多负面影响，例如，学术水平下降、大学推广工作泛滥等一系列问题。弗莱克斯纳对其提出了批评，认为大学的这种盲目行为损害了大学智力王国的尊严，并指出提高大学的学术水平是解决教育问题和社会问题的关键，于是便提出了以发展知识为首的现代大学功能观。弗莱克斯纳有句话值得人们去思考：“大学不是风向标，不能流行什么就迎合什么。大学应不断满足社会的需求（needs）而不是它的欲望（wants）”。^①大学要适应社会，但适应社会不仅仅是要服务于社会，更不是要失去自己的独立风格和价值追求，而应当自觉地去引导社会，这也算是间接地服务社会吧。

（三）牛津运动对 19 世纪英国教会的影响

牛津运动在精神方面最为显著的结果之一便是它对英国教会生活的复兴。在英国，这种影响一个多世纪来从未消除过。自 1559^②年到 1833 年近三个世纪里，英国的教会从未出现过这样的复兴。^③

在牛津运动的诞生地，基布尔学院，牛津运动的影响远比其他任何地方都具体，尽管它的反叛精神早就被圣公会的幕后统治集团消磨光了。只有圣玛丽·莫德林教堂（St. Mary Magdalen）被烟雾缭绕的大弥撒拯救了下来——英国圣公会倾向于天主教的高教会派的传统礼拜仪式。作为牛津运动者曾经战斗过的阵地之一——圣巴纳巴斯教堂，在一幅漫画中被画成了维多利亚时代的车站，还在上面贴着这样的标语：“圣巴纳巴斯，统统换车去罗马！”^④

而在此运动之前，人们习惯于将天主教看成是服务于西班牙和法国的第五纵队，是英国人的敌人，而且是一项政治死罪。然而，伴随着牛津运动，1840—1850 年间英国天主教徒的数目不止翻了一倍，增加到 84.6 万左右；1856、1857、1858

^① Abraham Flexner, *Universities: American, English, Germa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p. 4.

^② 1559 年，英国教会中最古老一个教区宣布解散，英国的教会出现了四分五裂的局面。

^③ *A Short History of the Oxford Movement*, p. 244.

^④ 《牛津：历史和文化》，第 13 页。

连续三年，大量新教区被创建，拉开了英国教会生活的新篇章，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①许许多多改变了自己信仰的名人出自牛津大学，例如，作家伊夫林·沃（Evelyn Waugh）、抒情诗人霍普金斯（G. M. Hopkins），文学批评家刘易斯（C. S. Lewis）等等。在牛津大学就读过的贝利奥尔学院（Balliol College）院长便是宗教改革以来被当选为牛津院士的第一位天主教徒。

直到1854年，大学才正式接收天主教徒、犹太教徒和其他不信国教者入学。这也是牛津运动的结果之一。

（四）牛津运动对近代中国的影响

如果谈起牛津大学与古老中国的关系，那可以追溯到1642年以前。当时担任牛津大学校长的威廉·芬德（William Finder）赠送过博德利图书馆（The Library of Bodley）^②几本中国书籍。比中国书籍更早到牛津大学的是中国瓷器。威廉·沃德姆（William Wadham）主教曾在16世纪初送给牛津大学新学院一只印有明孝宗弘治年号的青瓷碗。1686年，福建人陈复宗到了牛津大学并做了博德利图书馆馆长的助手。一般认为，他是第一个到牛津大学的中国人。



辜鸿铭
(1857—1928年)

任何研究中国国学的人，都绕不过几位国学大师。其中一位最受人争议，此人便是辜鸿铭^③。辜鸿铭是清末民初驰名中外的文化怪杰。他生活的年代恰是中国思想文化深刻变革的时代。在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深层的嬗变，中西方文化剧烈冲突的大背景下，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因其诸多主客观条件而呈现出千姿百态、复杂纷繁的状况，他们的人生道路、思想观点、个性与命运各不相同，固守传统与激进改革，文化本位与全盘西化，脚踏中西与偏颇极端，成就了许多改革家和思想家，同时也造就了不少卫道士和布道者。^④辜鸿铭便是一位中国传统文化卫道士和布道者的典范。

1833年—1845年的中国正值鸦片战争前后，传统的文化在西方的科学技术面前显得那么苍白无力，这一点跟牛津运动产生的大背景何其相似。牛津运动之

^① *A Short History of the Oxford Movement*, p. 247.

^② 牛津的博德利图书馆是英国第二大图书馆，仅次于大不列颠图书馆，藏书600万册。

^③ 辜鸿铭，字汤生，是中国近现代一位精通多国语言的国学大师。他创造性地翻译了中国“四书”中的三部——《论语》、《中庸》和《大学》，并著有《中国人的牛津运动》和《中国人的精神》（又名《春秋大义》）等书，向西方人宣扬东方的文化和精神，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西方形成了“到中国可以不看紫禁城，不可不看辜鸿铭”的说法。

^④ 张娟芳：《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卫道士和布道者——论辜鸿铭》，《长安大学学报》（社科版）2003年第1期。

所以能够影响到当时的中国，这与辜鸿铭中西合璧的个人生涯有着密切的关系。儿时的辜鸿铭被一位苏格兰传教士看重并收为义子，13岁时被送往英国爱丁堡大学读书，而后又到德、法、意游学，其整个青少年时代都是在外国度过的，接受了广泛系统的西方教育，通晓英、德、法、意、希腊、拉丁等多种语言。

辜鸿铭对英国的牛津运动深为关注，于1910年用英文撰写了《中国人的牛津运动》，全书从十九世纪英国红衣主教纽曼在英格兰进行的反对自由主义、反对大学过于功利化与世俗化、复兴早期基督教传统的牛津运动与清末张之洞为代表的反对自由主义、反对西方物资实利主义文明，倡导按儒家传统办事的清流运动作一比较。其目的是让英国人了解中国的真实国情，改变他们带有自由主义、个性主义色彩的错误观点，希望他们在现代物质实利主义文明破坏面前树立两种观念——“知识上的门户开放”与“道德上的扩展”。最后，辜鸿铭对纽曼与张之洞的相同结局感到十分惋惜，但其对牛津运动者的钦佩之情在书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中国人的牛津运动》这本书后来经过德国著名汉学家卫礼贤（Richard Wilhelm）译成德文，还加上了其它论文，更名为《中国对于欧洲思想之抵抗》，对德国学者影响很大，例如，哥廷根大学的新康德学派对此就十分推崇。^①

每一个时代有自己的呼声。纽曼与辜鸿铭两位大师都备受后人的争议，评价褒贬不一。抛开别的一切因素不说，纽曼与辜鸿铭都作为本土传统文化的卫道士和布道者，甚至不惜自己的一切去捍卫传统，仅凭这一点就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就值得后人肃然起敬。

四、结 语

纵观历史，如果从中世纪意大利的博洛尼亚大学算起，大学至今已有800余年的历史。以英国高等教育为代表的具有鲜明人文主义色彩的保守主义大学理想在世界高等教育上占有着不可替代的一席之地，不可否认，这与其一代又一代传统势力对时代变迁的不断抗争密不可分。

^① 张娟芳：《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卫道士和布道者——论辜鸿铭》，《长安大学学报》（社科版）2003年第1期。

牛津运动的出现绝非偶然，而是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归根结底是由当时欧洲社会经济上的错位与政治上的不稳定性所致。^①可以说是英国政府、英国教会与牛津大学三者共同塑造了这场运动。

牛津大学、牛津运动、纽曼三者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牛津大学不仅为牛津运动提供了萌芽、生长、开花、结果的肥沃土壤，还为牛津运动培养了那么多优秀的领导者。领导者纽曼在牛津运动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在一定程度上，一部牛津运动史就是纽曼生涯中某一阶段的个人历史。而也正是在牛津运动中的经历，使得纽曼的个人思想一步步地走向了成熟，从原来一个普通的牛津大学奥利尔学院的院士，成为了高等教育领域的一位世界级大师。

（一）牛津运动的价值

牛津运动价值是什么？这个问题其实可以换成另外一种问法：我们研究历史是为了什么？研究历史是为了了解历史，借鉴经验，最终是为了不再让历史的错误重现。同样，研究牛津运动，是为了了解那段逐渐被世人遗忘的那段历史，发掘它其中的现实意义。

从世界范围看，高等教育办学目的的极端功利化、办学方向的极端专业化使得高等教育原有的活力出现不断萎缩和退化的迹象，大学保存和创造知识的功能降低到了最低点，大学已不再仅仅是学术的圣殿。而牛津运动者所担心的正是“将大学变成一个纯粹的教育工厂”。因此，现实中的无奈自然勾起了我们对纽曼及其牛津运动的缅怀之情。

牛津运动者在“大学自治”、“教授终身”及“导师制”上的独到见解令人钦佩。以“导师制”为例作简要介绍，加拿大幽默散文家兼大学教授斯蒂芬·利考克（Stephen Leacock）曾这样写道：“无论我们喜欢与否，牛津给了学生某种东西，一种生活和一种思想方式，而这一点在美国大学还只能努力效仿，却做不到。……这个秘诀的关键就在于导师的作用。学生所知道的一切都是从导师那里——或者不如说同导师一起学到的”^②。牛津大学的导师所做的就是召集少数几个学生，向他们喷烟。被系统地喷烟，喷了4年的学生，就变成了成熟的学者。自学、独立思考、触类旁通、全面发展，这就是牛津大学走的路子。这也恰恰是牛津运动者所力求的。

如今，高等教育领域内存在着一些教师沉浸于科研而疏于教学的现象。同时，高校教师评价的机制也存在一些问题，往往把出版专著、发表论文的数量作为教师职称评定和晋升的主要标准，看作是大学运行的主力机制。此外，个别高校或受市场经济的影响，或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或为了提高学校在社会上的知名度，

^① *The Oxford Conspirators*, p. 4.

^② 《牛津大学》，第86页。

抛弃了自己传统的优势学科，从而渐渐失去了自己的特色。站在现实的角度上看现代的大学，将促使人们更好地去思考一个多世纪之前那场牛津运动的价值所在。

用一句话来总结，牛津运动的价值就是给当前整个世界范围内的高等教育提一个醒，过多的行政干预和市场因素不应该渗入到大学中来，大学就是一个传播知识的场所。

（二）牛津运动者的局限性

牛津运动轰轰烈烈地持续了 12 年之久，其积极的影响和意义已经在前文中得到论述。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事物是矛盾的对立统一观点，牛津运动者在其大学观上也有着历史的局限性，那就是他们过多地掺杂了教会的因素。

如前所述，牛津运动者并非大学改革的反对者，但他们寄予希望的改革，只有通过打破学院的半基督教会的性质和教会统治集团对大学的控制才能实现。改革派的年轻成员把学术的衰弱，大学跟不上时代的步伐归于教会对大学的控制。牛津大学教授帕蒂森后来写道，阻止改革的主要因素不是学院对大学的控制，而是完全另外的原因——“基督教的专制控制着大学的咽喉”，保守党的影响，使它“没有独立，没有知识的尊严，没有理智抱负，仅仅是政党的工具”。英国学者史密斯（Goldwyn Smith）把学术的衰弱归之于“把科学拒之门外的大学的排他主义的教士性质”，而正是这种性质使得 18、19 世纪牛津大学的教学声名狼藉。

“独身生活、教权主义和挂名职务的结合，是牛津大学各学院的教育人员成为在学院等待俸禄的少数教士，在间歇时间敷衍塞责履行一些义务，他们为此领取导师的费用”。^①

可见，如果 19 世纪牛津大学的组织和教学要进行根本的改革，最重要的是教会对大学组织和课程的控制应该打破；牛津大学不应该局限于拥有拥护英国国教教义的人，不应该被当作是教士的培训中心，而是需要开放成为一种全民性的高等教育机构。所有这些只能通过国家政府的直接干预才能够做到，绝非教会的力量所能达成。

此外，牛津运动者高举理想主义的旗帜，力图解决困扰牛津大学的传统的一切问题，但遗憾的是它始终没能提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案出来，还是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议会身上，这也是牛津运动的局限性所在。

众所周知，英国新大学运动是以 1828 年伦敦学院的创建为开始的标志，而大规模的新型学院的建成则是 19 世纪 30 年代的事情了。与此同时，牛津运动是以 1833 年基布尔的布道为开始的标志。因此这两场运动可以说是同步开展的。

^① 《世界教育大系·英国教育》，第 247 页。

况且新大学运动当时是对保守而古老的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挑战，而纽曼等牛津运动者恰恰是站在捍卫传统的立场上展开辩论，所以，有一些研究者将牛津运动看作是牛津大学保守势力对新大学运动挑战的一次回击。其实不然，因为并没有证据显示两者之间的对立关系。在某种意义上，只能将新大学运动看作是牛津运动的一个促成因素。

了解牛津运动的发展史以后，可以发现，牛津运动有着其产生的历史背景。那就是教会与国王之间的矛盾由来已久。而且牛津运动有着自己的一套纲领和主旨，其矛头主要是指向当时盛行的各种自由主义。

此外，不少人认为，牛津运动就是一场简单的宗教复兴运动。的确，牛津运动的导火线是一场教会与国家之间的纠纷，牛津运动领导者也大多都具有牧师的身份，运动的宗旨也总避不开基督教。但是，这并不能掩盖牛津运动在教育领域内的影响。毕竟，牛津运动是发生在牛津大学内部，且运动领导者同时又都是牛津大学的导师和教授。因此，不可避免地对牛津大学乃至整个英国高等教育产生了影响。

还需要指出的是，牛津运动者并不像某些自由主义者所批评的那样抑制了智性探究和思考；相反，浓厚的智性探究精神恰恰是牛津运动得以兴起的因素之一。

“我们不能忽视热烈的理性讨论和探究以及理性的争论在牛津运动中的作用，因为注重这方面的纯理性派就是这一运动出现的刺激物之一”。^①像英国学者马克·帕蒂森（Mark Pattison）^②或洛维特（Karl Jowett）对牛津运动反智性或非智性的嘲笑，不过是其自己片面的表征而已。后来，在19世纪50年代，帕蒂森自己也承认，牛津运动代表着新教改革中朝向启蒙和道德进步的一个有力的步骤^③。但是，无论这些批评是否恰当，牛津运动后来在神学上的偏离加强了《爱丁堡评论》对牛津大学教育体制的批评，同时也加速了拓宽牛津大学的课程以便包括更多的实用学科的紧迫性。

尽管许多世俗化支持者和自由主义者对牛津运动的批评不绝于耳，认为其对大学在社会和教会中的作用缺乏一个确定的整体观念，好像大学几乎都是次要的、附属的；牛津运动者甚至有时还被嘲笑地描绘为利用特殊地位去促进神学目的而不考虑大学的真实需要和目的。^④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牛津运动者从一开始就对大学及其与教会和国家的关系有着清晰而确定的观念，他们要做的只是给予此观念一个更深刻的神学色彩和框架，而不是单纯去追求智性以及在此基础上

^① 王晨：《牛津、牛津运动与纽曼》，《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5年第3期。

^② 牛津大学林肯学院研究员。他本人曾深受纽曼学说的影响，后来在回忆牛津运动时，他把纽曼等人的离开描述为“从压迫了牛津十五年之久的恶梦中获得解放”。在此期间，大家的注意力集中在许多无益的讨论，这些讨论“把我们的思想完全从大学的真正工作转移方向”，并使学术成就降低水平。

^③ L. O. Frapple, *The Reformation as a negative Revolution or obscurantist Reaction: the Liberal debate on the Reformation in Nineteenth Century Britain*, *Journal of Religious Studies* XI1980, p. 301-302.

^④ 王晨：《牛津、牛津运动与纽曼》，《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5年第3期。

的知识或是专业教育。

英国是一个固守传统的国家，其高等教育的发展是在一个保持其传统的前提下以渐进的方式不断演变的过程。牛津大学在不断改革的过程中却不失其固有本色，其人文教育与古典教育并未因科技大潮的汹涌澎湃而销声匿迹，至今仍能绽放光辉，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奇迹。按照牛津人的教育思想，学习古典的东西，目的并不在于取得古典学的知识，而是在于从中获得解决一种难题的方法，并培养有关的纪律性和集中注意力的本领。学到了这种方法、纪律和本领，就一通百通，可以转而征服其他任何难题。^①

在科技功利主义盛行，全球科学教育和人文教育逐步融合的今天，英国的发展经验从另一角度在警示着我们：传统的未必是坏的，我们有必要维系自己民族的传统。^②

主要参考文献

一、英文部分：

- 1、 Eugene R. Fairweather, *The Oxford Movemen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 2、 S. L. Ollard, *A Short History of the Oxford Movement*, Oxford: Mowbray, 1963.
- 3、 William George Peck, *The Social Implications of The Oxford Movement*,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 Sons, 1933.
- 4、 R. W. Church, *The Oxford Movement Twelve Years, 1833-1845*, London: Macmillan & Co. 1894.

^① 《牛津大学》，第 88 页。

^② 陈发美：《十九世纪英国“新大学运动”及启示》，《高教探索》2001 年第 4 期。

- 5、 Elisabeth. Jay, *The Evangelical and Oxford Movement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 6、 Joseph Ellis Baker, *The Novel and The Oxford Movement*, New York : Russell & Russell, 1965.
- 7、 Marvin Richard O'Connell, *The Oxford Conspirators: A History of The Oxford Movement 1833-1845*, New York : Macmillan, 1969.
- 8、 Walter Walsh, *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Oxford Movement*, London: Swan Sonnenschien, 1899.
- 9、 Owen Chadwick, *The Spirit of The Oxford Movement : Tractarian Essay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 10、 John Henry Newman, *Apologia pro vita sua : Being a History of His Religious Opinion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 11、 Basil Willey, *Nineteenth Century Studies*, London: Chatto & Windus ,1955.
- 12、 William Boyd, *The History of Western Education*, London: 1921.
- 13、 Lawrence Stone(ed.), *The University in Society, Volume 1*: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5.
- 14、 H. C. Barnard, *A History of English from 1760*, London: University of London Press, 1961.
- 15、 W. H. G. Armytage, *Four Hundred Years of English Educ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4.
- 16、 T. H. Aston , *The History of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 17、 Peter Snow, *Oxford Observed——Town and Gown* , London: J. Murray, 1991.
- 18、 Charles Stephen Dessain (ed.), *Letters and Diaries of J. H. Newman*. London. 1961.
- 19、 W. P. Neville (ed.), *Addresses to Cardinal Newman , with his replies . 1879—1881*, London, 1905.
- 20、 Charles Graut Robertson, *The British Universities*, London: Methuen , 1944 .

二、中文部分:

(一) 著作

- 1、 顾明远等主编:《世界教育大系·英国教育》, 长春: 吉林教育出版社, 2000。
- 2、 徐辉、郑继伟著:《英国教育史》, 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3。
- 3、 博伊德、金著, 任宝祥、吴元训译:《西方教育史》,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5。
- 4、 刘永著:《牛津人的辉煌》, 延吉: 延边大学出版社, 2001。
- 5、 裘克安编著:《牛津大学》, 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1986。
- 6、 扎格尔著, 朱刘华译:《牛津: 历史和文化》,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05。

- 7、史蒂夫·威尔肯斯、阿兰·G·帕杰特著，刘平译：《基督教与西方思想》，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 8、张泰金著：《英国的高等教育·历史·现状》，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5。
- 9、刘宝存著：《大学理念的传统与变革》，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4。
- 10、辜鸿铭著，语桥译：《清流传：中国的牛津运动》，北京：东方出版社，1997。
- 11、邓特著，杭州大学教育系外国教育研究室译：《英国教育》，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1987。
- 12、纽曼著，徐辉等译：《大学的理想》，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2。
- 13、弗莱克斯纳著，徐辉等译：《现代大学论——美英德大学研究》，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
- 14、布鲁巴克著，王承绪译：《高等教育哲学》，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2。
- 15、克拉克·科尔著，王承绪译：《高等教育不能回避历史——21世纪的问题》，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2。
- 16、德里克·博克著，徐小洲译：《走出象牙塔——现代大学的社会责任》，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
- 17、埃里克·阿什比著，滕大春、滕大生译：《科技发达时代的大学教育》（中译本），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3。
- 18、滕大春著：《外国教育史和外国教育》，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 19、滕大春主编：《外国教育通史》，山东教育出版社1989—1994年版。
- 20、赵祥麟主编：《外国教育家评传》（第2卷），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
- 21、单中惠主编：《西方教育学名著提要》，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4。
- 22、贺国庆、王保星等著：《外国高等教育史》，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
- 23、黄福涛主编：《外国高等教育史》，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
- 24、李工真：《德意志道路：现代化进程研究》，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
- 25、顾肃：《自由主义基本理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

（二）论文

- 1、王晨：《牛津、牛津运动与纽曼》，《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5年第3期。
- 2、潘懋元：《文化传统与高等教育的理论思考》，《高等教育研究》1989年第1期。
- 3、肖海涛：《大学理想演变的历史轨迹》，《高等教育研究》2000年第1期。
- 4、宣勇：《论大学的理想》，《中国高教研究》2003年第8期。
- 5、肖川：《大学的理想与使命》，《高等教育研究》2000年第4期。

- 6、徐辉、顾建新：《纽曼及〈大学的理想〉》，《中国大学教学》2003年第4期。
- 7、王晓华：《纽曼的大学目的观与功能论》，《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1年第1期。
- 8、王晨：《契合与超越——纽曼与赫钦斯大学思想核心概念比较》，《教育科学》2005年第2期。
- 9、官风华：《保守与超前——纽曼的大学理想》，《清华大学教育研究》1994年第1期。
- 10、刘宝存：《牛津大学办学理念探析》，《比较教育研究》2004年第2期。
- 11、许纪霖：《终极关怀与现代化》，《读书》1991年第1期。
- 12、单中惠：《纽曼和他的大学教育观》，《教育史研究》2001年第1期。
- 13、茹宁：《关于高等教育自主权的理论阐释》，《高教探索》2004年第4期。
- 14、李建华：《大学自治：我国高等教育体制创新的哲学阐释》，《现代大学教育》2004年第1期。
- 15、张娟芳：《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卫道士和布道者——论辜鸿铭》，《长安大学学报》（社科版）2003年第1期。
- 16、王保星：《美国大学教师终身教职的学术自由意义》，《教育史研究》2006年第3期。